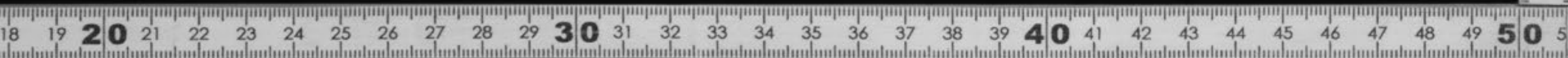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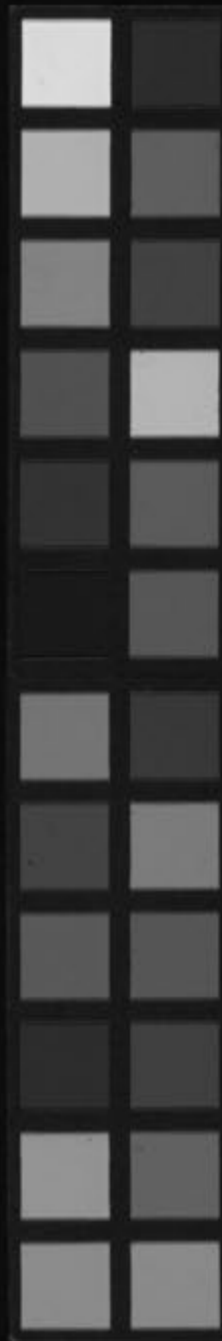


富士山文庫
123.65
sh-z
3

Kitasato Memorial Medical Library

F
シ-64





春秋左傳註疏卷第二十九 襄元年 盡四年 晉杜氏註 唐孔穎達疏

皇明太常寺卿管國子監祭酒事臣范謙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司業事臣蕭良有等奉

勅重校刊

襄公 陸曰襄公名申成公子母定姒諡法因事有功曰襄碑王有德曰襄疏正義

世家云襄公名午成公子之子定姒所生以簡王十四年即位諡法因事有功曰襄是歲歲在壽

經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無傳於是公年四歲疏於

是公年四歲正義曰九年傳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晉侯曰十二年矣知於是公年四歲

萬曆十九年刊 春秋左傳註疏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
薛人圍宋彭城魯與謀於虛村而書會者稟命霸

主非匹敵故○魯與音預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

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鄆

鄆鄭地在

陳留襄邑縣東南書次兵不加鄭次鄭以待晉師

才陵疏加所次則書之以示遲速既書兵所加則不書其所次此書次于鄆者為此魯齊曹邾杞其兵皆不加鄭故書次也傳曰於是東諸侯之師次于鄆以待晉師是韓厥伐鄭此次以待之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九月辛酉天王崩

無傳辛酉九月十五日

疏無傳九月十

五日○正義曰顯言此日者欲明下冬聘是十月之初為王崩日近赴人未至故也

邾子來朝

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

剽子叔黑背子○剽匹妙反字林匹召反

晉侯使荀瑩來聘

冬者十月初也王崩赴未至皆未聞喪故各得行朝聘之禮而傳善之

疏冬者至善禮記曾子問曰諸侯相見揖讓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六天子崩大廟火日食后夫人之喪雨霽服失容則廢是王崩當廢禮也今傳釋此朝聘皆云禮也知此冬者是十月初崩赴未至由其俱未聞

喪故得以吉行禮而傳善之

傳元年春己亥圍宋彭城

下有二月則此己亥為

正月正月無己亥日誤

疏 下有至日誤 正義曰長歷推此年正月庚戌朔

其月無己亥圍宋彭城經在正月之下傳文下非宋

地追書也

註

成十八年楚取彭城以封魚石故曰

宋地天子治春秋追書繫之宋

疏 正義曰公羊傳曰

宋華元辱為與諸侯圍宋彭城為宋誅也其為宋奈何魚石走之楚楚為之伐宋取彭城以封魚石十八年傳曰楚伐彭城納魚石焉以三百乘戍之而還西組吾曰崇諸侯之姦而披其地不言取為國故註言封魚石也既列為國非復宋地傳

書是仲尼新意故云夫子治春秋追書繫之宋也追書者其地已非宋有追來使屬宋耳非謂夫子在後追思前事若以追為在後追前則仲尼於意皆是追書前事非獨此為追書也於是為宋討魚石故稱宋且不登叛人也

邑叛君故使彭城還繫宋為于 疏 登成也至繫宋

釋詁文不與其專邑叛君不與楚得取邑封人故使彭城還繫於宋也釋例曰楚人棄君助邑取宋彭城以封叛者則正與偽雖非復宋地故追書繫宋不與楚之所得是其義也言不登叛人則叛罪重矣不其魚石以彭城叛者孫林父將戚而出故得書云孫林父入于戚以叛此則因楚之力取彭城與宋交爭非欲出附他國故言復入也若總而言謂之宋志 宋亦以成宋志 疏 於是至宋志 正義曰魚石舊是宋人今還取宋地以自封若其不

繫於宋則成此魚石為一國之君夫于追繫於宋乃
有二意於是為宋討魚石道繫於宋且又不成此為
叛人使得取君之邑以為一國之主有此二意故繫
之於宋謂之宋志者言宋人志在攻取彭城故以魚
石繫之於宋成此宋人之志也○註稱宋至宋志○正
義曰此與隱元年謂之鄭志義勢同也鄭伯實不獲
段而經書克謂之鄭志言鄭伯志於殺雖實不克段
而書之為克見鄭伯之志也此彭城實非宋地而經
書為宋謂之宋志言宋人之志在取之雖實非宋地而
繫之於宋成宋人之志也夫子脩春秋而傳於此
條特言謂之宋志謂之鄭志者夫子所脩春秋或
或乘皆是夫子之志非取國人之志此宋志鄭志者
以其雖是夫子所脩還取一國本志故也案下十年
成鄭虎牢傳云非鄭地也言將歸焉杜云繫之于
以見晉志即此類也於此二事傳
例已明故彼不云謂之晉志也
宋五大夫在彭城者歸真諸瓠丘
○彭城降晉晉人以
彭城降不書則

略之瓠丘晉地河東東垣縣東南有壺丘五大夫

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降戶江反註同真之或

反垣○註彭城至略之○正義曰案莊八年邲降于

音袁○齊師既書於經則知彭城之降亦合書也今

不書者但以其賤故略之也晉樂盈復入于晉下云

晉人殺樂盈而書於經此彭城降所以賤略不書者

彼以殺之為重來告故書齊人不會彭城晉人以爲

此以降事為輕故為賤略○齊人不會彭城晉人以爲

○夏五月晉韓厥荀偃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郛

荀偃不書非元帥○郭芳夫反○韓厥至其郛○正

元帥所類反○義曰傳唯言諸侯

之師不見諸侯之國未知諸侯之師是何國師也於

是東諸侯之師次于鄆以待晉師則次鄆之師皆不

與伐鄭此諸侯之師其中必無齊魯曹邾也案上圍彭城除此五國以外猶有宋衛苗滕薛下云晉侯衛侯次于戚以為之援則衛師從伐明矣明年戚之會知武子云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於戚之會始怪滕薛不與明此時伐鄭滕薛在矣東諸侯皆次于鄆莒在齊魯之東若其在此當與東人同次前圍彭城亦無小邾此時或無莒與小邾耳諸侯之師當是宋衛滕薛也賈逵云韓厥荀偃帥諸侯之師謂帥宋衛滕薛伐鄭齊魯曹邾杞次于鄆故諸侯之師不序也入邾不書者晉人先以鄭罪念於諸侯故書伐鄭入鄭既敗鄭不復告故不書○荀偃不書非元帥○正義曰魯師出征並舉諸將他國之師唯書元帥詳內略外春秋之常故杜敗其徒兵于洧上○徒兵步為復時一言之耳

兵洧水出密縣東南至長平入潁○洧于疏○徒兵軌反○徒兵也謂無車空行也步行謂之徒行故步兵謂之徒兵

也隱四年傳云敗鄭徒兵註云時鄭不車戰則此亦然也於是東諸侯之師次于鄆以待晉師○齊魯曹邾杞晉師自鄆以鄆之師侵楚焦夷及陳○於是孟獻子自鄆先歸不與侵陳楚故不書○焦如字徐在疏○於是至不書○正義曰不書侵楚侵陳知其必先歸矣若獻子從師則書不待告以獻子先歸晉不告魯故侵陳楚皆不書也然不知獻子何以先歸傳既不言未測其故也今贊云則先歸者以前年虛村會獻子先歸齊魯今歸雖即位年又幼小君既歸晉侯衛侯次于戚以為之援○為新立故獻子先歸○秋楚子辛救鄭侵宋呂留○呂留二縣今屬彭城郡○鄭子然侵宋取大丘○譙國鄆縣東北有

萬曆十九年刊

大丘城迂迴疑○鄭才河反又○九月邾子來朝禮

也邾宣公○冬衛子叔晉知武子來聘禮也凡諸

侯即位小國朝之小事大太國聘焉大事小以

繼好結信謀事補闕禮之大者也闕猶過也禮以

安國家利民人為大○好呼

經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無傳五月而葬速

鄭師伐宋書伐從告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

六月庚辰鄭伯踰卒味與襄同盟而赴以名庚辰七

月九日書六月經誤○踰古困反疏未與至經吳

成八年即位九年盟于蒲十五年于威文七年楚

重伐鄭諸侯救鄭而楚退同盟于馬陵諸侯雖不重

序明亦與鄭同盟則是與成三同盟矣與其父盟於

法得以名赴其子此云未與襄同盟而赴以名者言

其嘗與成同盟於法得以名赴襄也此類多矣註皆

云與其父同盟而已此註特言未與襄同盟者以此

時鄭既從楚嫌其已背前盟不命更以名赴故明之

也此經云六月庚辰鄭伯踰卒傳言七月庚辰鄭伯

踰卒經傳必有誤者杜以長歷校之此年六月壬寅

朔其月無庚辰七月壬申朔九日得庚辰則傳與歷

合知傳是而經誤也此經六月十月其文皆具所

誤者非徒字誤而已乃是書經為誤七月之專錯書

以為六月故長歷云於六月經誤言元本書之誤非字誤也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宋雖非卿師重故敘衛上

萬曆十九年刊

市力疏師註宋雖至衛上○正義曰於例將卑師衆稱也衛甯殖書將不稱師師少也晉為兵主故當先書宋雖非卿以師為重故序甯殖之上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瑩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

已丑葬我小君齊姜註齊諡也三月而葬速○齊如字

克莊曰齊或疏齊諡至葬速○正義曰諡法執心音側皆反非疏克莊曰齊是齊為諡也葬而樂諡禮之常也此特云齊諡者以諡齊者少且齊齊同齊夫

叔孫豹如宋註豹於此始自齊還為卿○正義曰

冬仲孫蔑會晉荀瑩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

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註以逼鄭

虎牢○正義曰虎牢是鄭舊邑此時屬晉而不繫晉者莊二十二年註云大都以名通者則不繫國此以名通故不繫晉也十年成鄭虎牢繫於鄭者傳曰非鄭地也言將歸焉彼為將歸鄭而繫之鄭也或當虎牢雖已屬晉晉人新得小為已故不繫晉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傳二年春鄭伯侵宋楚令也註以彭城故○齊侯伐

萊萊人使正輿子賂夙沙衛以索馬牛皆百匹註夙

沙衛下八索簡擇好者○萊音來輿音餘本疏馬亦作與索所白反

皆百匹。正義曰：司馬法：丘出馬一匹，牛三頭，則牛當稱頭而亦云匹者，因馬而名牛，曰匹，并言之耳。經傳之文，此類多矣。易繫辭云：潤之以風雨。論語云：沽酒市脯，不食玉藻云：大夫不得造車馬，皆從一而省也。齊師乃還，君子是以知齊靈公之為靈也。諡法：亂而不損，曰靈。言諡應其行。○應應對之應年。○夏未同行，下孟反。

齊姜薨，初穆姜使擇美櫨。

櫨，梓之屬。○櫨古雅。疏：反木名。

○正義曰：釋木云：櫨，小葉曰櫨，郭璞曰：櫨當為楸，楸細葉者為櫨。又云：大而散，櫨小而散，櫨樊光云：大老也。散，楸皮也。皮老而散，楸者為櫨，小少也。少而散，楸者為櫨。又云：椅梓郭璞曰：即楸也。如彼所云：楸梓皆櫨之小。以自為櫨與頌琴。○櫨棺也。頌琴，琴名，猶言雅琴，皆欲以送終。○櫨初。疏：櫨棺至送終。○正

義曰：以論死者言櫨，知櫨是棺也。四年註云：櫨親之棺也。以親近其身，故以櫨為名。馬禮記：檀弓曰：天子之棺，四重水兕革棺一，柁棺一，梓棺一，鄭玄云：柁棺也。所謂柁棺也。梓棺二，所謂屬與大棺也。記文從內向外，水兕革棺最近，尸也。次柁以柁為之，次屬與大棺，乃以梓為之。檀弓又云：君即位而為柁，鄭玄云：柁謂柁官親尸者，柁堅著之言也。天子柁內又有水兕革棺，喪大記云：君太棺八寸，屬六寸，柁四寸，如彼記文，諸侯之棺，三重親身之棺，名之為柁，柁即櫨是也。其柁用柁為之，屬與太棺，乃用梓。其此以梓為柁者，名之曰櫨，其內必無棺也。柁，櫨也。柁必用梓也。記唯言即位為柁，柁不言柁，柁所用木，鄭玄據天子之棺，其柁用柁，即云柁謂柁棺也。天子之柁自用柁，則諸侯不必然。據此傳文，諸侯之柁必用梓也。頌琴者，詩為樂章，琴瑟必以歌。詩有雅頌，故以頌為琴。季文子取以葬，君子曰：非禮也。禮無所逆，婦養姑者也。虧

姑以成婦逆莫大焉穆姜成公母齊姜成公婦

徐余亮友詩曰其惟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詩大雅

哲知也話善也言知者行事無不順○話戶快反季

孫於是為不哲矣言逆德○為不哲矣疏詩曰

矣○正義曰詩太雅柳之篇也其惟有知之人告之

以善言則順從之為美德之行矣言之者行事無有

不順從者今季孫逆之於是且姜氏君之妣也

為不知矣哲釋言文也○妣必履反適丁疏襄公至

公適母故曰君之妣歷反本又作嫡○之妣○正

義曰曲禮曰生曰父曰母死曰考曰妣襄公是成

公之妾定奴所生齊姜是其適母故曰君之妣也詩

曰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偕詩周

頌烝進也昇與也借編也言敬事祖妣則鬼神降福

孫葬姜氏不以禮是不敬祖妣○烝之承反昇必

利反註同洽戶夾

萬借音皆疏詩曰至孔偕○正義曰詩周頌豐年之

偕音遍疏篇也豐有之年多稻多黍釀之為酒為

醴以進與祖妣以洽百禮之禮為烝嘗之祭鬼神享

一則下與福佑甚周徧言今事妣失禮神將不福佑

也烝進昇與皆釋言文借訓為○齊侯使諸姜宗

婦來送葬宗婦同姓大夫之婦婦人越疆送葬非

禮○疆居疏宗婦至非禮○正義曰諸姜同姓之

良反疏女也宗婦同姓之婦也夫人齊姜是齊

國之女故使其宗親之婦女來會葬也齊為姜姓歷

世多矣不可姜姓之婦女來會葬也齊為姜姓歷

二十四年大夫宗婦觀用幣者宗婦是同姓大夫之

姓之女嫁與齊大夫之為妻者也禮記檀弓云婦人不越疆而吊人是越疆送葬非禮也

萊子不會故晏弱城東陽以偪之註為六年滅萊傳

東陽齊竟上邑○竟國召萊子萊子不會○正義曰

召萊子者不為其姓姜也以其比鄰小國意陵蔑之

故召之欲使從送諸姜宗婦來向魯耳萊子以其輕

侮故不肯會○鄭成公疾子駟請息肩於晉註欲辟楚兵

以負擔喻○擔都

公曰楚君以鄭故親集矢於其目註謂鄢陵戰晉射楚王目○射食

亦反非異人任寡人也

註言楚子任此思不為他人蓋在已○非異人任絕

至人字絕句

為于偽反

若背之是棄力與言其誰驅我註言盟

三子註集矢至三子○正義曰說文云鳥之短尾者

有羽似鳥故亦稱集也楚君被射目者非是為異人

也任此患者為寡人也今若背之棄其助鄭之力與

盟誓之言他人其誰肯親我乎免寡註秋七月庚辰

鄭伯賁卒於是子罕當國註攝君事註子罕當國○

正義曰禮君

薨聽於冢望不須攝行君事此命子罕當國者鄭國

間於晉楚國家多難喪代之際或致傾危蓋成公顧

命使之當國非常法也子駟為政已正卿知當國

者為攝君事矣沈氏云魯襄四歲國家無虞今僖公

年雖長大為偏於晉

楚故令子罕當國也

子駟為政註為政卿

子國為司

馬晉師侵鄭註晉伐喪非禮

諸大夫欲從晉子駟曰

萬曆十九年刊

承次卷之七

官命未改

成公未葬，嗣君未免喪，故言未改不欲

違先君意

○正義曰：先君既葬，嗣君正

官，是其事也。先君未葬，皆因舊事，不得建官。命臣故

不用從晉，會于戚謀鄭故也。鄭人叛晉，謀計之，孟

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徧鄭。虎牢，舊鄭邑，今屬平

武子曰：善。鄭之會，吾子聞崔子之言，今不來矣。元

年孟獻子與齊崔杼次于鄆，崔杼有不服晉之言，獻

子以告，知武子。元年，至武子。○正義曰：元年代

子未必在軍，當是。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

此會始告之耳。

寡君之憂不唯鄭。言復憂齊叛。復扶

文將復。莒將復於寡君而請於齊。以城事晉君

復會同。而請齊會之，欲以觀齊志。得請而告吾子之功也。

得請謂齊人應命告諸侯會築虎牢。若不得請，事將

在齊。將伐齊。吾子之請，諸侯之福也。城虎牢是

以服鄭，息征伐。豈唯寡君賴之。傳言荀莒能用善

謀。穆叔聘于宋，通嗣君也。○冬，復會于戚，齊崔武

子及滕薛小邾之大夫皆會，知武子之言故也。武

子之言，事將在齊。齊人懼師小國而會之。遂城虎牢，鄭

遂城虎牢，鄭

遂城虎牢，鄭

遂城虎牢，鄭

遂城虎牢，鄭

遂城虎牢，鄭

遂城虎牢，鄭

遂城虎牢，鄭

遂城虎牢，鄭

遂城虎牢，鄭

遂城虎牢，鄭

遂城虎牢，鄭

遂城虎牢，鄭

遂城虎牢，鄭

遂城虎牢，鄭

遂城虎牢，鄭

遂城虎牢，鄭

遂城虎牢，鄭

遂城虎牢，鄭

遂城虎牢，鄭

遂城虎牢，鄭

遂城虎牢，鄭

人乃成註 知孟獻子之謀 ○楚公子申為右司馬多
受小國之賂以偏子重子辛註 偏奪其權勢 楚人殺
之故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申註 言所以致國討之
文

經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公如晉

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檮註 晉侯出其國都與
公盟于外 ○檮勅註 晉侯至于外 ○正義曰文二年
地在晉都也此時晉侯出其國都與公盟于長檮蓋
近城之地盟訖還入於晉故公歸書曰公至自晉也

文二年盟于晉都此盟出城外者出與不出皆由晉
侯意耳此或是悼公謙以待人不敢使國君就己出
盟于外若似相就然故出城也 公至自晉註 無傳不以長檮至本非
會註 不以至非會 ○正義曰假令公朝於晉更與
晉侯餘處別會即從會所而歸亦得書曰公至
自晉何則一行而有一事者或以始致或以終致出
自當時之意書其所告之事而已所告先後無定例
也但此盟于長檮晉侯為盟之故暫出城耳本非列
期聚會之處唯得以晉告廟不得以長檮告也註
言本非會解其必不
得以長檮致之意也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葛子邾子齊世子
光已未同盟于雞澤註 雞澤在廣平曲梁縣西南周
靈王新即位使玉官伯出與諸侯盟以安王室故無

譏○單音善疏子之臣夫子之臣不得與諸侯聚盟盟則
加以貶責傳二十九年翟泉之盟與王子虎稱人是
其惠也傳八年洮之盟王人在列傳曰謀王室也諸
侯共謀王室不譏王人在列傳曰謀王室也諸
盟故耳此盟單子在列於經亦無譏文靈主以往往年
新立明是王新即位使王官之伯出與諸侯結盟以
安王室故無所譏與洮之盟同也釋例曰未有臣而
盟臣而盟君是子可盟又故春秋王世子以下會
諸侯者皆同會而不同盟洮之盟王室有子帶之難
襄王懼不得立告難于齊遣王人與諸侯盟故傳釋
之曰謀王室以明王勅其來盟非諸侯所敢與也踐
而傳且載其實此實聖賢之垂意以為將來之永法
也一年之間諸侯輯睦翼戴天子而翟泉之盟子虎
在列子子以為非天子之命虧上下常節故不在魯
侯而人子虎以示篤戒也今雖澤之會單子與盟亦
王所命也杜言王使盟者傳無其文正以經無貶責

知是命使盟也○陳侯使袁僑如會陳疾楚政而來屬
本非召會而自來故言如會○僑其疏陳侯至如
凡盟主召其同好之國刻期而與結盟來不及期則
加貶責他國後期則沒其國而不亮於列魯君後期
則摠稱諸侯不復國別歷序文七年公會諸侯晉太
夫盟干扈是也傳二十八年踐土之盟陳侯如會此
袁僑如會皆本非同好慕義而來真其來而不責其
晚故言陳疾楚政而來屬晉本非召會而袁僑自來
故言如會解其後至特書而不貶之意也七年鄭伯
鬃頑如會自是被召而來其人未見諸侯在道而卒
故書如會為卒張本與此異也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
僑盟諸侯既盟袁僑乃至故使大夫別與之盟言
諸侯之大夫則在維澤之諸侯也殊袁僑者明諸侯

萬曆十九年刊
春秋左傳卷之九
三十一

大夫所以盟盟袁僑也據傳盟在秋長歷推戊寅七月十三日經誤疏諸侯至經誤○正義曰諸侯盟是大夫也若卿來則書卿名氏文十四年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于新城如之類其事多矣此袁僑來若及盟即序於列當在世子光下今諸侯既盟袁僑乃至不可特為袁僑更復重盟若其不與之盟則又逆陳來意以袁僑是大夫故使大夫盟之若其陳侯自來諸侯雖則盟說亦當更與之盟不得使大夫也凡諸侯盟會皆先自後凡上文雞澤之會既以具序諸侯此愬言諸侯大夫則雞澤諸侯足以明矣故不復具序諸國從省文耳諸侯大夫既以愬書而獨見叔孫豹者經據晉史晉史所記詳內略外僖十五年杜丘之盟下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獨書魯臣亦此類也言諸侯之大夫其內可以兼袁僑而殊袁僑言及陳袁僑盟者明此諸侯之大夫所以為此盟者止為盟陳袁僑耳且上

文雞澤之會其內未有陳侯直以諸侯之大夫則不得包陳袁僑故殊之也

秋公至自會無傳

冬晉荀瑩帥師伐許

傳三年春楚子重伐吳為簡之師簡選練

至于衡山鳩茲吳邑在丹陽蕪湖縣東今臯夷也

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

組甲被練皆戰備也組甲漆甲成組文被練練

袍○廖力彫反組音祖下皆同被

皮義及徐扶偽反註及下同

云組甲以組綴甲車士服之被練帛也以帛綴甲步卒服之凡甲所以為固者以盈竅也帛盈竅而任力

舊曆十九年刊

春秋卷之九

者半甲者所服組盈數而盡任力尊者所服馬融云
 組甲以組為甲裏公欣所服被練以練為甲裏甲者
 所服然則甲貴牢固組練俱用絲也練若不固宜皆
 用組何當尚不牢之甲而今步卒服之豈欲其被傷
 故使甲不牢也若練以綴甲何以謂之被也又組是
 條繩不可以為衣服安得以為甲裏杜言組甲漆甲
 成組文今時漆甲有為文者被練文不言甲必非甲
 名被是覆蓋衣著之名故以為練袍被於身上雖並
 無明證而杜以綴吳吳人要而擊之獲鄧廖其能免
 要憾人情

者組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已子重歸既飲至三日吳
 人伐楚取駕駕良邑也鄧廖亦楚之良也君子謂子
 重於是役也所獲不如所亡

註 當時君子○要於
疏 當時君子○正義曰傳言高君子多矣獨此言當時
 君子者諸言君子論議往事多是立明自言託之君

子重子重不得為後世君者故云當時君子楚人以
 答子重子重病之遂遇心疾而卒

註 憂患故成心疾

○答其九友

○公如晉始朝也

註 公即位而朝

○夏
 盟于長檮孟獻子相公稽首

註 相儀也稽首首至地

○相息亮

註 稽首首至地

○正義曰周禮九
 及註同

註 稽首諸侯事天子之禮也

知武
 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

註 稽首事天子

孟獻子曰以敝邑介在東表密邇仇讎

註 仇讎
 謂齊楚與晉爭

○介者界爭

寡君將君是望敢不稽
 首

註 傳言獻子能固事盟主

○晉為鄭服故且欲脩

吳好鄭服在前年○為于偽反將合諸侯使士句

告于齊曰寡君使句以歲之不易不虞之不戒寡君

願與一二兄弟相見不易多難也虞度也戒備也

列國之君相謂兄弟且反年內同度待洛反以謀不

協請君臨之使句乞盟齊侯欲勿許而難為不協乃

盟於郟外與士句盟郟水名○郟音而疏盟於郟外

士句適齊齊侯與盟其盟不離城之左右若是地名

山名不得有外內之異爾雅云涇內為隕外為隕李

巡曰涇內近水為隕外為隕孫炎曰內曲裏也外曲

表也是水有內外之異知此郟為水名其水蓋曲而

近城故○祁奚請老老致仕晉侯問嗣焉嗣經

其職者稱解狐其讎也將立之而卒解狐卒○解音蟹

疏讎也○正義曰讎者相負挾怨之名奚負狐狐負

奚皆謂之讎此是奚負狐也不是舉之以解怨故

不為語也又問焉對曰午也可午祈奚子於是

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赤

職之子伯華於是使祈午為中軍尉羊舌赤佐之註

各代其父君子謂祈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讎不為

諂立其子不為比舉其偏不為黨諂媚也偏屬也

○諂他檢反疏稱其至為黨○正義曰設令他人稱

比毗志反其讎則諂以求媚也立其子則心在

親比也舉其偏則情相阿黨也今祈奚以其人實善

故舉薦之木竟彼善知奚不諂不比不黨也諂者阿

萬曆十九年刊

景大元

順曲從以末彼意故以謂為媚媚愛也言為謂以求
愛也偏者半偏之名故傳多云東偏西偏軍師屬已
分之別行謂之偏師傳云彘子以偏師陷是偏為廟
屬之名也祈奚為中軍尉羊舌職佐之職屬祈奚復
舉其子是舉其偏屬也商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
其偏屬也

位故曰得舉祈午得位伯華得官建一官而三物成
其祈奚之謂矣解狐得舉未得

一官軍尉物事也疏建一官而三物成正義曰
射佐同掌一事故為建一官也

也三事成者成其得舉得位得官也官位一也變文
相辟耳服虔云所舉三賢各能成其職事案解狐得
舉而死身未居職何成事之有能舉善也夫唯善故能舉其類詩云
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祈奚有焉詩小雅言唯有德

之人能舉似已者也○夫音扶絕句一疏詩云至似

曰此小雅裳裳者華之篇也其卒章云右○六月公

會單頃公及諸侯已未同盟于雞澤單頃公王卿

士頃頃晉侯使荀會逆吳子于淮上吳子不至道

遠多難○楚子辛為令尹侵欲於小國陳成公使袁

僑如會求成患楚侵欲袁僑濤塗四世孫疏侵欲

國○正義曰多有所欲求索晉侯使和組父告于諸

侯告陳服秋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陳請服也其君不來使大夫盟之匹敵之宜○晉

侯之弟揚干亂行於曲梁行陳次○行戶郎反註

魏絳戮其僕同陳直觀反註

其僕也周禮司寇之屬有掌戮之官鄭玄云戮猶辱也既斬殺又辱之其職云掌斬殺賊謀而膊之凡殺其親者焚之殺王之親者辜之殺人者鑿諸車肆之三日鄭玄云膊謂去衣磔之焚燒也辜謂磔之賸儻尸也肆猶申也陳也彼膊焚辜肆皆謂陳以示人然則此言戮者非徒殺之而已乃殺之以狗諸軍昭四年楚戮慶封負之斧鉞以狗於諸侯先狗乃殺之也成二年韓獻子既斬人卻子使速以狗是殺之而後狗也此戮即彼狗之謂也文十年楚申舟扶宋公之僕以狗或曰國君不可戮也彼扶以狗亦稱為戮下云至於用鉞當是殺之乃以狗也

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為

榮也揚干為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

焉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僕人晉侯御僕

無貳志事君不辟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

逃○正義曰此言終之宿心舊行耳非以為此事而言也服虔云謂敢斬揚干之僕是不辟獲死之難然則斬僕信依灋也豈是絳之罪而得謂之有罪不逃刑乎不逃不辟此事自亦是矣要本其宿心非是專為此將伏劍士魴張老止之公讀其書曰君之使

使臣斯司馬斯此也

臣聞師衆以順為武順莫敢違

君合諸侯臣敢不敬

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揚干

敬○守官行法雖死不敢有違

○正義曰謂仰劍刃身伏其上而取死也

○正義曰謂仰劍刃身伏其上而取死也

○正義曰謂仰劍刃身伏其上而取死也

○正義曰謂仰劍刃身伏其上而取死也

○正義曰謂仰劍刃身伏其上而取死也

○正義曰謂仰劍刃身伏其上而取死也

○正義曰謂仰劍刃身伏其上而取死也

○正義曰謂仰劍刃身伏其上而取死也

○正義曰謂仰劍刃身伏其上而取死也

○正義曰謂仰劍刃身伏其上而取死也

○正義曰謂仰劍刃身伏其上而取死也

○正義曰謂仰劍刃身伏其上而取死也

○正義曰謂仰劍刃身伏其上而取死也

○正義曰謂仰劍刃身伏其上而取死也

無所逃罪註 懼自犯不武不敬之罪不能致訓至於

用鉞註 用鉞斬楊干之僕○鉞音越臣聞至用鉞○正

衆順從上命莫敢違逆是為威武此據在軍之衆也軍旅之事守官行禮欲討罪人雖有死難不敢辟死犯違灑令而從舍罪人是為共敬也君命既合諸侯臣豈敢畏懼死罪故舍罪人不為共敬也今君之師衆違命亂行既已不武謂楊干也執事之臣畏懼其死罪不戮罪人是為不敬魏絳自謂也不武不敬罪莫大焉是揚干與已皆有大罪臣若不討非直臣有死罪揚干亦合有死罪臣懼身之死罪連及揚干是臣罪更重無所逃辟重罪也不能以禮漸致臣之罪教訓至於用鉞以斬其僕是臣之罪重也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註 言不敢不從戮請歸死於司寇註 致尸於司寇使戮之公既而出曰寡人之言

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于

太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註 聽絳死為重

過○ 既先典及重敢以為請註 請使無死晉侯以魏

絳為能以刑佐民矣及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註 羣

臣旅會今欲顯絳故特為設禮食○食音嗣註同又

與之飲食○正義曰與之飲食者若公食大夫禮

正義曰服虔云於是魏頡卒矣使趙武將新軍代魏頡升魏絳佐新軍代趙武也世族譜魏頡魏絳俱是魏欒之子穎長生頡則絳是穎之叔父穎別為令狐氏絳為魏氏蓋穎長而庶絳幼而適故也魏世家武子生悼子悼子生絳則絳是欒孫計其年張老為中世孫應是也先儒悉皆不然未知何故

萬曆十九年刊

軍司馬註代魏絳 士富為侯奄註代張老 士富士會

別族 ○楚司馬公子何忌侵陳陳叛故也 ○許靈公

事楚不會于雞澤冬晉知武子帥師伐許

經四年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註前年大夫盟雞澤

三月無己酉日誤

夏叔孫豹如晉

秋七月戊子夫人妣氏薨註成公妾襄公母妣杞姓疏

註成公至杞姓 ○正義曰二年齊姜薨葬者是成公夫人故此為成公之妾也 據傳匠慶之言知是襄公之母以子既為君故得稱夫人而言薨也於時諸國杞鄆之徒皆效姓據大者言之故云妣杞姓疑是杞

女而未審故也

葬陳成公註無傳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妣註無傳定諡也赴同祔姑反

哭成喪皆以正夫人禮母以子貴踰月而葬速疏定

諡至葬速 ○正義曰諡法純行不爽曰定 舊說妾子為君其母不得成為夫人故杜註言之於例赴同稱薨也祔姑稱小君也反哭成喪書葬也今定妣三禮皆具薨葬備文皆以正夫人之禮者由母以子貴故也釋例曰凡妾子為君其母猶為夫人雖先君不命其母母以子貴其適夫人薨則尊得加於臣子而內外之禮皆如夫人矣故妣氏之喪責以小君不成成風之喪王使來會葬傳曰禮也夫人妣氏薨葬皆以禮備為文明季子雖議從略賤聞匠慶之言懼而備禮殯葬無闕也禮公子為其母練冠緜緣既葬除之

及其嗣位為君非復公子適母薨則由其尊而先
儒同之公子亦謬矣是杜言妾母得為夫人之意也
季孫初議欲不成定如之喪匠慶以君長懼之乃略
取季孫之木君子謂之多行無禮必自及也則季孫
初議是無禮也既季孫議為無禮明知於禮得成是
知妾母成尊是為正禮但尊無二上適母若在君尚
不得盡禮於其母臣民豈得以夫人之禮事之哉適
母既薨則君得盡禮君既盡夫人之禮事其母臣民
豈得以妾母遇之哉故適母薨則妾母尊也哀姜既
薨成風乃正出姜既出敬嬴乃正齊姜既薨定如乃
正襄公一世無娶夫人之文故齊歸得正也鄭玄以
為正夫人以有罪廢妾母得成為夫人也哀姜雖被
齊殺僖公請而葬之案經薨葬備文安得以罪黜也
又齊姜非以罪黜定如薨葬成尊成風定如並無議
故知其禮
得成也

冬公如晉

陳人圍頓

傳四年春楚師為陳叛故猶在繁陽前年何忌之

師侵陳今猶未還繁陽楚地在汝南鮑陽縣南○為

反鮑孟康音紂直又反韓獻子患之言於朝曰文王

帥殷之叛國以事紂唯知時也知時未可爭今我

易之難哉晉力未能服楚受陳為非時三月陳成

公卒楚人將伐陳聞喪乃止軍禮不伐喪疏

伐喪正義曰十九年晉士句侵奪齊至穀聞齊陳

人不聽命不聽楚命臧武仲聞之曰陳不服於楚

必亡大國行禮焉而不服在大猶有咎而况小乎夏

楚彭名侵陳陳無禮故也註為下陳圍頓傳○各其

同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註武子聘在元年晉

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註肆夏樂曲名周禮以

鐘鼓奏九夏其二曰肆夏一名繁三曰韶夏一名遏

四曰納夏一名栗蓋擊鐘而奏此三夏曲○肆夏戶

下同九夏一曰王夏二曰肆夏三曰韶夏四曰納夏

五曰章夏六曰齊夏七曰族夏八曰陔夏九曰騶夏

肆夏一名繁國語云金奏肆夏繁遏渠杜遂分為三

夏之別名呂叔玉云肆夏時邁也繁遏執競也渠思

文也韶上招反遏於葛反納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

夏本或為夏納誤渠其居反

註工樂人也文王之三大雅之首文王大明絲歌鹿

鳴之三三拜註小雅之首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疏金

至二拜○正義曰奏謂作樂也作樂先擊鐘鐘是金

也故稱金奏周禮鐘師掌金奏鄭玄云金奏擊金以

為奏樂之節金謂鐘及鐃也又燕禮註云以鐘鐃播

之鼓馨應之所謂金奏也此晉人作樂先歌肆夏肆

夏是作樂之初故於肆夏先言金奏也次工歌文王

樂已先作非復以金為始故言工歌也於文王已言

工歌鹿鳴又略不言工互見以從省耳其實金奏肆

夏亦是工之歌之工歌文王擊金仍亦不息其歌鹿

鳴師凡樂事以鐘鼓奏九夏王夏肆夏韶夏納夏章

夏齊夏族夏陔夏騶夏言以鐘鼓奏之也又以文王

類之知是樂曲名也杜子春云王出入奏王夏尸出

入奏肆夏牲出入奏韶夏四方賓來奏納夏臣有功

奏章夏夫人祭奏齊夏族人侍奏族夏賓醉而出奏

萬曆十九年刊 卷之二十一

陔夏公出入奏薦夏定本納夏為夏納此傳直言之
三不拜其三之名魯語同說此事而云金奏肆夏繁
過渠天子所以享元侯也文王大明縣則兩君相見
之樂也文主之三蓋文王大明縣以文王為首并取
其次二篇以為三則知肆夏之三以肆夏為首亦并
取其次二夏以為三也且下云三夏天子所以享元
侯也三者皆名為夏知其次二夏并肆夏為三也
周禮謂之肆韶納魯語謂之繁過渠故杜以為每夏
而有二名肆夏一名繁韶夏一名過納夏一名渠先
儒所說義多不同周禮註載杜子春云肆夏與文王
鹿鳴俱稱三謂其三章也以此知肆夏詩也呂叔王
云肆夏繁過渠皆周頌也肆夏時邁也繁過執競也
渠思文也肆遂也夏大也言遂於天位也故時邁曰
肆於時夏允王保之繁多也過止也言福祿止於周
之多也故執競曰降福懷懷降福簡簡福祿來友渠
大也言以后稷配天王道之大也故思文曰思文后
稷克配彼天鄭玄云以文王鹿鳴言之則九夏皆詩
篇名頌之族類也此歌之大者載在樂章樂崩亦從

而亡是以頌不能具數家之說各以意言經典散亡
無以取正劉炫云杜為此解頗允三夏之名而分字
既篇不甚愜當何則文王之三即文主是其一大明
縣是其二鹿鳴之三則鹿鳴是其一四杜皇皇者華
是其二然則肆夏之二亦當肆夏是其一繁過渠是
其二安得復以繁為肆夏之別名也若繁即是肆夏
何須重舉二名雖恥習前蹤亦未踰先哲今刪定知
不然者以此文云肆夏之二是自肆夏以下有三故
為韶夏納夏凡為三夏但此三夏各有別名故國語
謂之繁過渠是一字以當一夏若國語直云金奏繁
過渠則三夏之名沒而不顯故於繁字之上特以肆
夏冠之云肆夏繁繁即是肆夏明過是韶夏渠是納
夏也國語舉其難明以會左氏三夏之義劉不曉杜
之深意遂欲妄從先儒先儒二說何所馮準先儒以
繁過二字共為執競以渠之一字獨為思文分字既
無定限文句多少任意則杜以繁共肆夏為句何為
不可劉君乃與奪恣情不顧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
曲直安規杜過於義深非也

之註 行人通使之官。○員音云徐子貧反使疏 行人通

使之官。○正義曰周禮大行人掌太賓之禮太客之

儀小行人掌使適四方協賓客之禮諸侯行人當亦

通掌此事故為通使之官也此言韓獻子使行人問

魯語云晉侯使行人問者彼孔晁註云韓獻子曰晉

侯使行人問也曰子以君命辱於敝邑先君之禮藉之以樂

以辱吾子註 藉薦也。○藉在夜反 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

細敢問何禮也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

弗敢與聞註 元侯牧伯。○舍音捨重直用反下皆同

目疏註 元侯牧伯。○正義曰周禮大宗伯云八命作

得專征伐於諸侯也伯謂上公有功德者加命為二

伯得征五侯九伯者也鄭司農云牧一州之牧也伯

長諸侯為方伯也然則牧是州長伯是二伯雖命數

不同俱是諸侯之長也元長也謂之長侯明是牧伯

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註 及與也文王之

三皆稱文王之德受命作周故諸侯會同以相樂○

樂音疏註 及與至相樂。○正義曰及與也釋詁文言

洛皆昭令德以合好非使臣之所敢聞彼懼不敢聞

此分之為等級耳詩序文王言文王受命作周大明

言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伐紂繼言文王之興

本由太王是文王之三皆稱文王之德能受天命造

立周國故諸侯會同歌此以相燕樂也朝而設享是

亦二君聚會故以會同言之肆夏既亡不知其篇之

義故唯取詩意以解文王鹿鳴耳詩是樂章樂歌詩

篇聖王因其尊卑定其等差詩有四始風也小雅也

大雅也頌也鄭玄以肆夏為頌之族類其差與頌同

矣天子享元侯歌肆夏則於其餘諸侯不得用肆夏

萬曆十九年刊

春秋左傳

卷三

矣當歌文王與兩君相見同也然則兩元侯相見與
天子享之禮同亦歌肆夏之類仲尼燕居兩君相見
升歌清廟謂元侯也不歌肆夏辟天子也諸侯來朝
乃歌文王遣臣來聘必不得同矣當歌鹿鳴也傳言
文王兩君相見之樂則其臣來聘不得與其君同亦
當歌鹿鳴也燕禮雖以已臣為主兼燕四方之賓其
樂歌鹿鳴是其定差也燕禮升歌訖乃為笙歌二篇
堂下吹笙以播詩也笙歌訖乃為間歌六篇堂上歌
一篇堂下次一篇相間代也故燕禮云乃間歌魚麗
笙由賡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是
也間歌訖遂合鄉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
采芣苢采芣合樂謂堂上堂下合作樂也鄉樂者風詩
也燕禮歌小雅而合鄉樂以合異於歌一等則知諸
所歌者其合樂用詩皆異於升歌一等故鄭玄詩譜
云天子享元侯歌肆夏合文王於諸侯歌文王合鹿
鳴諸侯於鄰國之君與天子於諸侯同天子諸侯燕
其羣臣及聘問之賓皆歌鹿鳴合鄉樂笙間所用則
鄭玄云未聞也燕禮升歌小雅笙歌間歌亦用小雅

則笙間用詩與升歌差同而云未聞者升歌合樂其
用風雅皆用發首二篇笙用南陔間用魚麗不復更
用其首篇者未聞者未知其用何篇也此傳言三夏
天子所以享元侯則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亦謂享也
雖不言燕燕亦當然此傳晉侯享穆叔為歌鹿鳴穆
叔以已所當得三拜而受燕禮也工歌鹿鳴則是享
燕同樂明享之與燕用樂各自同矣若然肆夏之為
樂章樂之最尊者兩君相見尤尚不得用之而燕禮
者諸侯燕已羣臣之禮而記云若以樂納賓則賓及
庭奏肆夏鄭玄云卿大夫有王事之勞者則奏此樂
所以得用之者彼謂納賓之樂郊特牲云賓入大門
而奏肆夏不易以敬也鄭玄云賓朝聘者是朝賓聘
客俱得用之與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
此升歌異也
晉以叔孫為嘉賓故歌鹿鳴之詩取其我有嘉賓叔
孫奉君命而來嘉叔孫乃所以嘉魯君
疏晉以至
魯君○正

義曰詩序言鹿鳴燕羣臣嘉賓正謂燕已之臣以已
臣為嘉賓耳叔孫以晉歌此篇者以已為嘉賓故拜
受之也燕禮記云若與四方之賓燕則公迎之於大
門內鄭玄云四方之賓謂來聘者也燕聘客唯君
迎為異餘悉也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
與已臣同也四牡駢駢然行不止勤勞也晉以叔孫來
聘故以此勞之○以勞力報反註疏○詩言至勞之
勞之同駢駢非反疏○正義曰詩序
曰四牡勞使臣之來謂遣臣出使來歸乃勞之也叔
孫以晉歌此篇勞已來聘故重拜受之也魯語云四
牡君之所以為君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諮於周
之觀也敢不拜奠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之詩言忠臣奉使能光輝君
命如華之皐皐然又當諮于忠信以補已不及忠信

為周其詩曰周爰諮諏周爰諮謀周爰諮度周爰諮
詢言必於忠信之人諮此四事○諏子須反度待洛
疏○皇皇至四事○正義曰此詩本意文王教出使
之臣使遠而有光華又當諮問善道於忠信之人
今晉君歌此以寵穆叔穆叔執謙以為晉侯所教故
云君教使臣下云臣獲五善敢不重拜與詩本意異
也忠信為周魯語文也爰於也若遇忠信之人於是
訪問詢度諏謀等四事也魯語云皇皇者華君教使
臣曰每懷靡及諏謀度臣聞之訪問於善為咨問
善道咨親為詢問親戚之義咨禮為度問禮宜
咨事為諏問政事咨難為謀問患難○難乃且
疏咨親至為謀○正義曰魯語言此四事唯咨親為
詢與此文同其餘咨材為諏咨事為謀咨義為度

萬曆十九年刊

春秋左傳卷三

卷三

三者與此皆異章昭改從此傳註云材當為事事難為難孔是註云材謂政幹也臣獲五善

敢不重拜

五善為諮詢度諷謀

臣獲五善○正

即得一善故拜咨為五魯語云君既使臣以禮重之自謂知所無及懷靡諱以問知者此亦即是德故為六德也皆是受君之教乃知如此亦足君之所賜故云○秋定姒薨不殯于廟無槨不虞

廟又不反哭○過古○疏○槨親至反哭○正義曰槨

將葬以殯過廟葬訖乃為虞祭今定姒初薨匠慶以君長懼之乃始作槨知此是季孫以定姒本賤素無器備議其喪制欲如此耳非是終久遂無之也檀弓曰君既位而為禭夫人尊與君同亦當生已有槨今

議欲不為是素無器備故始議之也檀弓又曰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也其哀離其室也故至於祖考之廟而後行殷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士喪禮朝而遂葬與記正同知周禮不殯于廟而此及僖八年傳皆云不殯于廟以為非禮知其將葬之時不以殯過廟耳非是殯尸於廟中也葬訖日中反虞於正室謂之反哭今故不虞匠慶謂季文子

曰子為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

謂如季孫所議則

為夫人禮不成不終君也

慢其母是不終事君之

道君長誰受咎

言襄公長將責季孫○長丁丈初

季孫為已樹六槨於蒲圃東門之外

蒲圃場圃名

季文子樹槨欲自為槨○為于偽反下註為定姒為言下為執事同圃布古反場

直良疏蒲圃至為櫬○正義曰詩云九月築場圃
反毛傳云春夏為圃秋冬為場樹菜蔬為圃治
禾黍為場場圃同地耳故杜以場明圃圃名蒲
地櫬是為櫬之木知季孫樹之欲自為櫬也匠慶
請木註為定奴作櫬季孫曰略註不以道取為略匠

慶用蒲圃之櫬季孫不御註御止也傳言遂得成禮
故經無異文○御魚呂疏禦止至異文○正義曰

訓為止季孫本議欲無櫬不虞今傳唯言取木為櫬
而已尚不知得殯廟虞祭以否不虞即是不及哭不
及哭則不得書葬今定奴葬備文則因君子曰志

所謂多行無禮必自及也其是之謂乎疏季孫至謂
曰不以道取為略今律略人略賣人是也季孫言略

令匠慶略他木也官非無木可用意欲不成其喪請

木小順其意忍此請令略木為之也匠慶又忿季
孫未必無木可用故取季孫之櫬其意言遣我略入
我只略女季孫命之為略匠慶奉命而略雖自被略
不得止之季孫此議自是無禮也被匠慶略木是自
及也君子言古之志託所謂多行無禮必自及者其
季孫之謂乎而釋例論此云議從略賤彼自是解正
義之語與此小以冬公如晉聽政註受貢賦多少
道取為略別也晉侯享公公請屬鄆註鄆小國也欲得使屬魯
如須句顯更之比使助魯出貢賦公時年七歲蓋相

者為之言鄆今琅邪鄆縣○句其俱反顯音專更羊
疏鄆小至鄆縣○正義曰附庸附太國耳鄆乃子
於大國二十七年齊人請邾邾未人請滕邾滕猶尚
入鄆又小也故杜譬之如須句顯更之比須句亦

子爵使助魯出貢賦耳時公年七歲未能

作謀蓋國內共為此計使相者代公言也晉侯不許

孟獻子曰以寡君之密邇於仇讎而願固事君無失

官命註晉官徵發之命疏晉官徵發之命○正義

云官命未改此魯以國小賦重恐失官命二者官命

雖同而主意有異故杜彼以夫葬解之此以徵發解

之觀文鄭無賦於司馬註晉司馬又掌諸侯之賦為

執事朝夕之命敝邑敝邑褊小闕而為罪註闕不共也

也○朝夕如字褊寡君是以願借助焉註借鄭以自

必淺反共音恭如晉傳楚人使頓間陳而侵伐之故陳人圍頓註

間伺間缺○間陳問廁之間伺音司間○無終子嘉

父使孟樂如晉註無終山戎國名孟樂其使臣○使

吏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註欲戎與晉日

和莊子魏絳晉侯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

曰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觀於我我德則睦否則攜

貳勞師於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棄陳也諸華必

叛註諸華中國戎禽獸也獲戎矢華無乃不可乎夏

訓有之曰有窮后羿註夏訓夏書有窮國名后君也

羿有窮君之號○夏戶雅反下疏夏訓至之號○

萬曆十九年刊

春秋卷五

三

之歌云太康尸位以逸豫敗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
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
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其二曰皇祖有訓是
大禹立言以訓後故傳謂此書為夏訓也羿居窮石
之地故以窮為國號以有配之猶言有周有夏
也后君也窮國之君曰羿羿是有窮君之號
公曰
后羿何如怪其言不次故問之對曰昔有夏之左

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禹孫

太康淫放失國夏人立其弟仲康仲康亦微弱仲康
卒子相立羿遂伐相號曰有窮鉏羿本國名○鉏仁

音泰相息亮疏禹孫至國名○正義曰夏本紀禹
及下及註同疏生啓啓生太康是禹孫也為羿所距
書序云太康失邦是為淫放失國也本紀又云大康
崩弟仲康立商書胤征云惟仲康肇位四海孔安國

云羿廢大康而立其弟仲康為天子則仲康羿之所
立但羿握其權仲康不能除去之耳哀元年傳稱有
過澆殺斟灌以滅后相相依斟灌故澆滅之是相立
為天子乃出依斟灌則相之立也蓋亦羿立之矣此
傳言羿代夏政云不脩民事寒浞殺羿言取其國家
則羿必自立為天子也當其逐出后相羿乃自立相
依斟灌斟灌夏祚尚猶未滅蓋與羿並稱王也及寒
浞殺羿因羿室而生澆澆已長大自能用師始滅后
相相死之後始生少康少康生杼杼又年長已堪誘
獍方始滅澆而立少康詩太康失邦及少康紹國向
有百載乃滅有窮據此傳文夏亂甚矣而夏本紀云
仲康崩子相立相崩子少康立都不言羿澆之事是
馬遷說特其射也疏羿善射○正義曰
之疎也特其射也疏尚書云太康尸位以
逸豫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孔安國云羿諸侯
名此云有窮君之號則與孔不同也羿善射論語文
也說文云羿帝嚳射官也賈逵云羿之先祖世為先
王射官故帝嚳賜羿弓矢使司射淮南子云堯時十

萬曆十九年刊
卷之九

日竝出堯使羿射九日而落之楚辭天問云羿彈日
鳥焉解羽歸藏易亦云羿彈十日也言雖不經難以
取信要言謬時有羿堯時有羿則羿是善射之號不
非復火之名字信如彼言則不知此羿名爲何也
脩民事而淫于原獸淫放原野棄武羅伯因熊羆

尅圉四子皆羿之賢臣○兗若門反尅莫邦反圉魚呂反而用寒

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寒國北海平壽縣東

有寒亭伯明其君名浞仕角反徐在角反伯明后寒棄之夷

羿收之夷氏信而使之爲已相浞行媚于內內宮人

而棄不收采也寒君之名也后若也伯明君此寒國之時

曰此傳再言夷羿故以夷爲氏也而施賂于外愚弄

其民欺罔之而虞羿于田樂之以遊田○樂音各下樂

同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樹立也○慝他得反後同外內

咸服信泥詐羿猶不悛悛改也○悛七全反將歸自

田羿獵還家衆殺而亨之以食其子食羿子○亨

普彭反煑也疏家衆殺而亨之正義曰家衆謂羿

也孟子云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其子不

忍食諸死于窮門殺之於國門靡奔有鬲氏靡

夏遺臣事羿者有鬲國名今平原鬲縣音革浞因羿

室其其如妾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僞而不德于

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註二國夏同姓諸侯

仲康之子后相所依樂安壽光縣東南有灌亭北海

平壽縣東南有斟亭註澆五甲反獐許器反疏國夏

同姓諸侯註正處澆于過處獐于戈註過戈皆國名

義曰世本文也註東萊掖縣北有過鄉戈在宋鄭之間註過古禾反註

反掖音亦漢書疏戈在宋鄭之間註正義曰哀十

作夜孟康音掖疏二年傳曰宋鄭之間有隙地焉曰

是也註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註燼遺民註燼才

父兄之儼故靡以滅浞而立少康註少康夏后相之

得收而用之註以滅浞而立少康註少康夏后相之

子註少詩照反疏少康滅澆于過后杼滅豷于戈註后

杼少康子註杼直疏后杼少康子註正義曰夏有

窮由是遂亡失入故也註浞因羿室故不改有窮之

號疏有窮至故也註正義曰有窮遂亡謂浞也武

國之大患故言註昔周辛甲之為太史也命百官官箴

之以規疏也註王闕註辛甲周武王太史闕過也使百官各為箴辭

戒王過註箴之疏王訪于辛尹賈逵以為辛甲尹佚

則辛甲文王之臣而下及武王但文王之時天命未

改不得命百官官箴王闕故以為武王時太史也闕

謂過失也太史號令百官每官各以箴辭疏虞人掌獵

故以獵為箴也漢成帝時楊雄愛虞箴遂依故之作

十二州二十五官箴後亡失九篇後漢崔駰駟子瑗
瑗子寔世補其闕及臨邑侯劉駒駟太傅胡廣各有
所增凡四十八篇廣乃次而題之於虞人之箴虞

人掌田獵疏虞人掌田獵○正義曰周禮山虞大
澤野萊謂芟其草萊以為殺圍之野澤虞大田獵則萊
處詩毛傳云大艾草以為防是也曰芒芒禹迹畫為
九州註芒芒遠貌畫分也○芒莫郎反疏芒芒至
畫平麥反疏分也○正

義曰畫分者言畫地分之以為竟也禹貢惟冀州帝
都不言竟界以餘州所至則冀州可知也八州各言
竟界云濟河惟兗州海岱惟青州海岱及淮惟徐州
淮海惟揚州荆及衡陽惟荊州荆河惟豫州華陽黑
水惟梁州黑水西河惟雍州是禹所畫分也疏啓開九州之道
遂皆以九言之禹貢云九州攸同九山刊旅九川

滌源九澤既陂故此亦言九道言禹開通九州之道也
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
有攸處德用不擾註人神各有所歸故德不亂○攸
字本或作攸家擾如小反亂也疏在帝夷羿冒于原獸註冒貪也○冒
反又音疏在帝夷羿○正義曰帝王之號當時所稱
亡北反疏三代稱王自以德劣於前謙而不稱為帝
其統天下實與帝同所謂今之王古之帝也後人之
稱先代或以王言帝或以帝言王史記於夏殷諸王
皆稱為帝此羿篡立為王故以帝稱焉忘其國恤而思其麀牡註言但
念獵○麀音憂鹿牡也牡茂后反武不可重註重猶數也○重直
也牡茂后反疏重猶數也○正義曰杜讀為重累之重
同數所故為數也服虔云重猶大也言武事不可
大用不恢于夏家註羿以好武雖稱夏家而不能恢

任用不恢于夏家註羿以好武雖稱夏家而不能恢

大之恢若 獸臣司原敢告僕夫獸臣虞人告僕夫

不敢斥尊 虞箴如是可不懲乎於是晉侯好田故魏

絳及之及后羿事○好呼報反下文同懲直升反○正義曰魏

絳本意主勸和戎忽云有窮后羿以開公問遂說解魏絳

之意公曰然則莫如和戎乎對曰和戎有五利焉

戎狄荐居貴貨易土荐聚也易猶輕也○荐在薦

反或云草也易以鼓疏荐再也孫炎曰荐草生之再

也即荐是聚也服虔云荐草也言狄人逐水草而居

從无常處劉炫案莊子云麀鹿食荐即荐是草也服

是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

也聳懼狎習也○賈音古 戎狄事晉四隣振動諸

侯威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兵不頓四也頓壞也

頓壞也疏頓壞也○正義曰頓謂挫

用德度疏傷折壞今俗語云委頓是也

公說使魏絳盟諸戎脩民事田以時傳言晉侯能

用善謀說○冬十月邾人莒人伐鄆臧紇救鄆侵

邾敗于狐駘音悅臧紇武仲也鄆屬魯故救之狐駘邾

地魯國番縣東南有日台亭○紇恨發反駢徒來反

應劭音皮一音方袁反白裘魯國記云陳子游

為魯相番子也國人為諱改曰皮也台吐才反

萬曆十九年刊

宋大統三

縣正義曰魯國地理志曰番讀如藩屏之藩言魯國南藩也汝南陳子游為魯相子游者藩之子也國人辟諱遂改皮音而國人逆喪者皆髮曾於是乎始為番字因而不改也

髮麻髮合結也遭喪者多故不能備凶服髮而

已○髮側瓜反合結音計疏髮麻至而已○正義本義作髻又作紒音同疏曰髮之形制禮無明文先世儒者各以意說鄭眾以為象麻與髮相半結之馬融以為屈布為巾高四寸著於額上鄭玄以為去纏而紒案檀弓記稱南宮縉之妻孔子之兄女也縉母喪孔子誨之髮曰爾母從從爾爾母之髮爾爾何當慮其從從慮而謂之或如鄭玄去纏而空露其紒則髮上本無服矣喪服女子在室為父髮衰年空露紒髮安得與衰共文而謂之髮衰也魯人逆喪皆髮豈直露紒迎喪哉凶服以麻表髮字從彭是髮之服也杜以鄭眾為長故用其說言麻髮合結亦

當髮髮半也於時時師大敗遭喪者多婦人迎夫不能成其內服唯髮而已同路迎喪以髮相示者髮始也鄭云云時家、有夜髮而相示知於始髮者始用髮相示也髮者依喪服婦人為斬衰三年齊衰期也髮於檀弓云南宮縉之妻之髮縉之妻也其婦人平服則鄭法縉之妻之髮縉之妻也其髮則疑表皆吉并無首素總也國人誦之曰臧之衣喪敗我於彼駘註臧純時服彼衣我君小子朱儒是使朱儒朱儒使我敗於邾註公幼弱故曰小子臧純短小故曰朱儒敗不書魯人諱之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春秋左傳註疏卷第三十

襄五年 盡九年

晉杜氏註

唐孔穎達疏

皇明太常寺卿管國子監祭酒事臣范謙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司業事臣蕭良有等奉

勅重校刊

經五年春公至自晉

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發子產父

叔孫豹郈世子巫如晉

此魯大夫故實巫如晉○坐 亡無

反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

魯衛俱受命於晉故

萬曆十九年刊

卷三十

一

不_三言及吳先在善道二大夫往會之故曰會吳善道

地闕

魯衛至地闕正義曰諸言及者皆魯君命之使與彼行故稱及彼此傳稱晉將為吳

命諸侯使魯衛先會之魯衛俱受命於晉非是魯君命茂使與林父會吳故不言及也下文成之會序吳於列書公會晉侯云云吳人鄆人于戚此不序吳於林父之下而別云會吳者為吳人先在善道茂與林父往彼會之故云會吳也十年會吳于祖成十五年會吳于鍾離皆是吳在彼地往彼會之故殊會吳也公羊以為外吳言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故殊會以外之左氏無此義杜不從公羊故皆云吳在彼也下戚會不殊吳者來會于戚故與諸國同序列也

秋大雩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書名罪其貪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

伯齊世子光吳人鄆人于戚

穆叔使鄆人聽命於

會故鄆見經不復殊吳者吳來會于戚○見賢遍反

同公至自會

無傳

冬成陳

諸侯在戚會皆受命成陳各還國遣成不復

有告命故獨書魯成

諸侯至魯成○正義曰此成陳及十年成鄭虎牢傳二十

年城楚丘案傳皆諸國同行而經獨書魯者城楚丘傳云不書所會後也彼為魯人後期諸侯已散故作獨城之文此則於戚之會受命成陳十年諸侯伐鄭於伐鄭受命成鄭虎牢還國各自遣成更無告命故獨書魯成也

萬曆十九年刊

宋史卷三十一

二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

世子光救陳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無傳

辛未季孫行父卒

傳五年春公至自晉公在晉既聽屬鄭聞其見伐

逆命滅紇出故故傳稱經公至以明之

○王使王叔

陳生愬戎于晉王叔周卿士也戎陵譏周室故告

愬於盟主○愬悉路反

晉人執之士魴如京師言王

叔之貳於戎也王叔反有二心於戎失奉使之義

故晉執之○使所

○夏鄭子國來聘通嗣君也鄭

僖公初即位

○穆叔覲鄆太子于晉以成屬鄆覲

見也前年講屬鄆故將鄆太子巫如晉以成之直歷

反見賢疏前年魯講屬鄆雖被晉許而鄆人未知故

將巫至晉書曰叔孫豹鄆太子巫如晉言比諸魯太

夫也疏豹與巫俱受命於魯故經不書及比之魯太

夫疏豹與至大夫○正義曰巫若自受鄆命則豹當

俱受魯命故經不言及比之魯大夫也魯大夫兩入

同行皆不言及文十八年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定

六年季孫斯仲孫何

忌如晉其類皆是也○吳子使壽越如晉壽越吳

大夫辭不會于雞澤之故二十一年會雞澤吳不至今

來謝之 且請聽諸侯之好更請會○好呼 晉人將

為之合諸侯使魯衛先會其且告會期以其道遠

故使魯衛先告期○將為 故孟獻子孫文子會其于

善道○于偽及 秋大雩也○雩夏

祭所以祈甘雨若旱則又脩其禮故雖秋雩非書過

也然經與過雩同文是以傳每釋之曰旱也雩而獲

雨故書雩而不書旱○疏雩夏至書旱○正義曰例

以祈甘雨也過時則書若值歲旱則又脩此雩禮而

為祈禱故雖秋雩非書過也此是為旱而雩非常雩

過時也但經書大雩則過雩旱雩無以相別故為旱

而雩傳皆言旱以釋之釋例曰始夏而雩者為純陽

用事防有災旱而祈之也至於四時之旱又因用此

禮而求雨故亦曰雩經書雩而傳不以旱釋之者皆

過雩也經書過雩則與旱雩不別故傳皆發之是解

發傳言旱之意也雩為旱禱而不書旱者雩而獲雨

故書雩而不書旱雩不得雨則書旱以明災成雩二十

十一年夏大旱是也雩而獲雨則書雩穀梁傳文也

○楚人討陳叛故○討治也 曰由令尹子辛實侵欲

馬乃殺之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貪也君子謂

楚共王於是不刑○陳之叛楚罪在子辛共王既不

能素明法教陳叛之日又不能嚴斷威刑以謝小國

夫其節故言不刑。○共音恭。斷丁亂反。疏。陳之至不刑。○正義曰釋例曰陳之叛楚罪在子辛共王既不能明法示教以肅大臣陳叛之日又不能嚴斷威刑以謝小國而擁其罪人以與兵致討暴師經年加禮於陳陳恨彌篤乃愠而歸罪子辛子辛之貪雖足以取死然共王用刑為失其節故君子論之以為不刑也加禮於陳者謂四年楚將伐陳聞喪乃止是也不刑者言不得用刑之道也。詩曰周道挺挺我心扁扁講事不令集人來定。○詩也挺挺正直也扁扁明察也講謀也言謀事不善

端聚致賢人以定之。○挺挺他頂反扁扁王迥反徐孔穎反。已則無信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共王伐宋封魚石背盟敗于鄆陵殺子及公子申及王夫八年之中戮殺二十卿

此以屬諸侯故君子以為不可。○音佩。疏。共王至不釋例以君子此言止為殺公子申與王夫二人而已此註又兼言殺了反者傳言已則無信尤共王也背盟而敗于鄆陵及殺子及皆是共王無信之事實故退言之也殺此三卿欲令諸侯息忿還來屬已故言欲以屬諸侯以屬諸侯者信十九年傳文也退訓解也共王殺此三人望解已意而諸侯不從意竟不解故云殺人以逞。夏書曰成允成功。○亦逸書也允信也言信成然後有成功。疏。亦逸至成功。○正義曰此故傳稱夏書杜不見古文故稱逸書亦逸前逸詩也彼舜謂禹能成聲教之信成治水之功為一事此傳引之言共王無信故無成功杜順傳。○九月丙午盟于戚會真且命戍陳也。○公及其會而不書盟非公

後會孟不以盟告廟

疏 諸公及至告廟。正義曰：凡諸侯會而盟者，皆先會而後告廟。非先盟而後會，既及其會，則非後盟釋例曰：盟，十之會，在盟前，知其後盟也。穆叔以屬鄆為不利，使鄆大夫聽命于會。

鄆近魯，竟故欲以為屬國，既而與

大夫聽命于會

吾有忿魯，不能救，恐致譴責，故復乞還之。傳言鄆人

所以見於成會。近附近之，近下文陳近同。竟音境，譴，棄戰，反，復扶，又反，見賢，遍反。

楚子囊為令尹

公子貞，囊乃

范宣子曰：我喪陳矣，楚人討貳而立子囊，必改行。

矣，楚人討貳而立子囊，必改行

改子幸所行。喪息浪

及行，而疾討陳

疾急也。陳近於楚，民朝夕急

能無往乎？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可。

言晉力不能及，陳故七年陳侯逃歸。如字。冬諸侯成陳。

楚子囊伐陳，十一月甲午會于城棣，以救之。

救陳而不及，會故不書。城棣，城棣，鄭地，陳留酸棗縣西南，有棣城。

一音徒，妹及。疏曰：桓十五年，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袤，伐鄭，既會而伐，并會書之，此亦當書會故解之。公及我陳而不及，其會故不書會。

季文子卒，大夫入斂，公在位。

許亮。疏：在阼階，西鄉。正義曰：喪大記云：大夫之喪，將大斂，既鋪，絞，衾，衣，君至，主人迎，先入門，右，巫止于門外，君釋采，祝先入升堂，君即位，于序，端，士喪禮，君若有賜焉，則視斂，既布衣，君至，君升自

階階西鄉以君臨土喪西鄉知臨大夫之喪即位於
 序端者亦西鄉也鄭玄士冠禮註云階猶也東階
 所以答酢賓客也堂東西牆謂之序劉炫又引記云
 君既即位於序端卿大夫即位於堂廉櫛西北向東
 上主人房外南向主婦尸西東向遷尸卒於室主人
 人降北南向于堂下君撫之主人拜稽顙君降升主人
 馮之命主婦馮之十之喪將太宰死家器為葬備註
 絃君不存其餘禮猶大夫也
 无重器備註器備謂珍寶甲兵之物○衣於既反無
 重如字又直龍反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
 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相息亮反○闕相王君
 義曰季孫行父以文六年見經則為卿父矣宣公之
 初襄仲執政宣八年仲遂卒後始文子得政故也

為相三十
 君也

經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

夏宋華弱來奔華椒孫

秋葬杞桓公無傳

滕子來朝

莒人滅鄆

冬叔孫豹如邾

季孫宿如晉行父之子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書十一月從告

萬曆十九年刊

春秋左傳卷三十一

七

傳六年春杞桓公卒始赴以名同盟故也註杞入春秋未嘗書名桓公二與成同盟故赴以名疏至以名

○正義曰杞入春秋以來唯僖二十三年杞成公卒用夷禮書祀子卒未嘗書杞君之名也世本杞桓公是成公之弟成公卒而桓公立至此七十年唯成五年盟于蟲牢七年于馬陵九年于蒲魯杞俱在木嘗與襄同盟其不合以名赴故傳發之釋例曰杞伯姑容與襄同盟而事逮其父用同盟之禮蓋斷好之義也嫌於赴非所盟之君故傳曰始赴以名同盟故也○宋華弱與樂轡少相狎長相優又相謗也註狎親習也優調戲也○少反狎戶甲反長丁疏狎親至戲也○正義曰論語文及調徒弔反疏云雖狎必變曲禮云賢者狎而敬之狎是相親慢相貫習之名也二十八年傳稱慶氏之徒觀優至於魚里是優為戲名也晉語有優施

其說滑稽傳有優孟優旃皆善為優以優著名是優為調戲也子蕩怒以弓楛華射朝註子蕩樂轡也張可引以貫其頸若楛之在子故曰楛○楛古毒反疏子蕩至日楛○正義曰貫

第於弓之中故曰貫其頸周禮掌囚有楛在左手曰楛在足曰楛頸貫於弓若手在楛故云以弓楛也楛楛俱名為楛釋名云楛者戒也平公見之曰司武而楛也戒止人使不得遊行也司武司馬言其懦弱不足以勝敵於朝難以勝矣註司武司馬言其懦弱不足以勝敵

○儒乃亂反遂逐之夏宋華弱來奔司城子罕曰同罪異罰非刑也專戮於朝罪執大焉亦逐子蕩子蕩射子罕之門曰幾日而不我從註言我射婦門女亦

當以不勝在見逐○射食亦及註同幾居子罕善之○言及女音汝勝音升

如初○言子罕雖見辱不追忿所以得安

正義曰子罕以華弱奔後而發此言蓋以苦諸大夫非告君也亦逐子蕩一句亦是子罕之語說子蕩之罪言亦宜逐子蕩也子蕩恐即被逐故射子罕等之門宋亦不復逐之子蕩作被逐之意故云幾耳而不我從也宋人不復更逐故子罕善之如初不恨其射門也或當實逐子蕩故子蕩云幾耳而不我從理亦通也○言子至得安正義曰服虔云言子罕不阿同族亦逐樂轡以正國法忠之至也及樂轡射其門畏從華弱之罰復善樂轡如初是為茹柔吐剛衷其志矣傳故舉之明春秋之義善惡俱見相以春秋之世君弱臣強莫不蓋失掩罪以相忍為國向成欲蓋華臣子罕不怨樂轡皆忍忿求安之事不足以為尤知傳載此言是善其得安

秋滕成公來朝始朝

公也○莒人滅鄆鄆恃賂也

○鄆有貢賦之賂在魯

恃之而慢○莒故滅之

冬穆叔如邾聘且脩平○平

四年狐駘戰

晉人以鄆故來討曰何故亡鄆○鄆

屬魯恃賂而慢○魯不致力輔助無何以還晉尋便

見滅故晉責魯

季武子如晉見且聽命○始代父為

○始代父為

卿見大國且謝○鄆聽命受罪

○見賢通

○至受罪

○正義曰昭二年晉韓宣子來聘傳曰告為政而來見也大國正卿尚來見小國知此傳言見者是始代父為政卿往十一月齊侯滅萊萊恃謀也○賂風於鄭子國之來聘也四月晏

弱城東陽而遂圍萊註子國聘在五年二十年晏弱城

東陽至五年四月復託治城因遂圍萊註復扶甲寅

堙之環城傅於堞註堞女牆也堙土山也周城為土

山及女牆註堙音因環戶關反又音患傅音附堞

註堞女至女牆音牒一名俾亦謂之俾倪徐養涉反

註十五年公羊傳曰子反乘堙而窺宋城是堙為土山

使高與城等而攻之也言環城是及杞桓公卒之月

註此年二月乙未王湫帥師及正輿子棠人軍齊師註

王湫故齊人成十八年奔萊正輿子棠太天萊萊邑

也北海即壘縣有棠鄉二十人帥別邑兵來解圍註子小

反徐子齊師大敗之註敗秋等丁未入萊萊共公浮

柔奔棠正輿子王湫奔莒莒人殺之四月陳無宇獻

萊宗器于襄宮註無字桓子陳桓玄孫襄宮齊襄公

廟註共晏弱圍棠十一月丙辰而滅之遷萊于郟註

音恭遷萊于下郟國註遷萊于郟五兮反本疏遷萊于郟

或作遷于郟萊衍字註正義曰

郟即小郟也二十一年傳曰滕薛小郟之不至皆齊故也

小郟附屬於齊故滅萊國而遷其君於小郟使之寄

身也註高厚崔杼定其田註定其疆界高厚高固子

經七年春郟子來朝註音談

萬曆十九年刊

春秋左傳卷三十一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稱牲既卜日也卜郊又

非禮也

疏夏四月乃免牲○正義曰周禮太宰

職云祀五帝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然則將祭十日之前預卜之蓋一旬一卜也例稱啓蟄而郊建寅之月也此四月三卜蓋三月二卜四月又卜也春分之前猶是啓蟄節內於法仍可郊據傳獻子之言三卜在春分之後則初卜已大晚故三卜而涉於春分也人心欲其吉不吉是不從不從則不郊故免牲而不殺也○註稱牲至禮也○正義曰傳三卜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傳曰禮不卜常祀而卜其牲曰牛上曰日牲牲成而卜郊上怠慢此經與彼正同唯四卜三卜為異耳彼言其非則此亦非也牛已稱牲既是小日矣牲既成矣而又卜郊與信同譏故云又非禮也

小邾子來朝南遺假事難而城之

城費南遺假事難而城之○費音秘疏南遺至城

此傳唯說南遺講城之由不言時與不

秋季孫宿如衛難乃旦反疏之○正義曰

八月螽無傳為災故書

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

鄆謀救陳陳侯逃歸不戒救故不書救也鄆鄭地

鄆子軌反疏謀救至鄭地○正義曰楚既圍陳

字林凡吹反而陳侯亦列於會者當是圍之不密

馬曆十九年刊

春秋流三

上

故陳侯得出會求救也陳侯逃歸陳遂屬楚諸侯不與楚戰各自罷歸不成為救故不書救也

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鄆實為子駟所

弑以瘞疾赴故不書弑稱名為書卒同盟故也如會會於鄆也未見諸侯未至會所而死鄆鄭地不欲再

稱鄭伯故紉文書其名於會上鄆七報反又采南

試下同為書于偽疏實為至會上正義曰魯之

反上時掌反疏隱閔實被弑而書薨諱而不言

弑則亦不以被弑赴諸侯此鄭伯實為子駟所弑而

以瘞疾赴於諸侯亦如隱閔之類諱而不言弑故會

史不得書弑也穀梁傳曰禮諸侯不生名此其生名

何也卒之名也卒之名則何為如之加會之上見以

如會卒也是言書名為卒而稱之也二十五年盟于雞

澤五年盟于戚魯鄭俱在同盟故赴以名法當書其名

故進名於上其名本為下卒非是生祭之也如會者會諸侯於鄆欲往赴其會也公羊傳曰未見諸侯其言如會何致其意也原其意本欲往會故書之也未見諸侯言其未至會所而死非至會而不見也書卒于鄆者赴以所卒之地故書之

陳侯逃歸畏楚逃晉而歸

傳七年春郊子來朝始朝公也○夏四月三卜郊不

從乃免牲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

后稷以祈農事也郊祀后稷以配天后稷周始祖

能播殖者疏郊祀至殖者正義曰言后稷周之

能播殖故祀以祈農事自謂郊人以祈農耳案經

云黍莫大於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

萬曆十九年刊

春秋左傳

十一

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止云配天而祀之不言祀農也郊特牲說郊天之義曰萬物本乎天而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宣三年公羊傳曰郊則曷為必祭稷王者必以其祖配王者則曷為必以其祖配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何休云天道闇昧故推人道以接之不以文王配者重本尊始之義也據此諸文則郊祭天者為物本於天故祭天以報本神必須配故推祖以配天正報生成之恩非求未來之福此傳專言郊祀社稷主為祈農事者斯有焉矣祭祀者為報已往非求將來之福也但祭為明神所享神以將來致福將來而獲多福乃由祭以得之禮器稱君子曰祭祀不祈祭者意雖不祈其實福以祭降以祭獲福即祈之義也宗廟之祭緣生事死盡其心非求耕稼之利少牢饋食者大夫之祭禮也其祭之未尸而祭主人使女受福于天宜稼于田彼豈為田而祭哉神以宜田福之耳郊天之義亦由是也神以入為主人以穀為命人以精意事天

又以宜稼祐人以此謂之祈農本意非祈農也詩噶也天子乃以元且所穀于上帝禮仲春之月月令曰是月下即云乃撰元辰天子親載耒耜躬耕帝籍是郊而後耕也獻子此言正與禮合孝經只言尊嚴其父主述孝子之志本意不說郊天之祭無由得有所穀之言何休膏肓執彼難此追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而想之亦可以歎息也

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

啓蟄夏正建寅之月

耕謂春分○蟄直立反疏啓蟄至春分○正義曰啓蟄為中氣十月節驚蟄春分為中氣是啓蟄為夏正建寅之月中氣也月令祈穀之後即撰元而耕初耕亦在正月傳言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是此卜之時已涉春分之節時過不復可郊故言既謂春分指釋獻子言耕是春分之節不謂春分始可耕也釋例又曰僖公襄公夏四月卜郊但譏其非所宜卜不譏

其四月不可郊也。孟獻子曰：啓蟄而郊，郊而後耕，耕謂春分也。言得啓蟄，即當下郊，不得過春分也。是言此卜在春分之後，故獻子譏之。據傳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七月而禘，獻子為之也。此與禮記俱稱獻子，二文不同，必有謬。禮記後人所錄，左傳當得其真。若七月而禘，獻子為之，則當獻子之時，應有七月禘者。烈嘗過，則書禘過亦宜。書何以獻子之時不書七月禘者？亦宜知禮記之言非獻子矣。○南遺為費宰，費季氏也。叔仲昭伯為遂正。遂正，主役徒，昭伯

叔仲惠伯之孫。○遂，音遂。疏：遂正至役徒。正義曰：九則遂正當周禮之遂人，也掌諸遂之政。欲善季氏而令徒役出諸遂之民，故為主徒役者。○南遺，謂遺請城費。使遺請城，吾多與而役。

故季氏城費傳言祿去公室季氏所以強○小邾

穆公來朝亦始朝公也亦郊子也○秋季武子如

衛報子叔之聘且辭緩報非貳也子叔聘在元年

告老公族穆子有廢疾穆子，韓厥長子，成十八年

將立之代厥，魯卿，辭曰

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詩言雖欲早夜而行懼

多露之濡巴義取非禮不可妄行○疏：詩曰至多露。正義曰：詩，國風

召南行露之首章也。言人行者豈不欲早夜而行乎？謂早夜而行則多露濡已，義取非禮不可以妄行。

萬曆十九年刊

卷之四

子引之以非其才又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詩小

雅言譏位者不躬親政事則庶民不奉信其命言

已有疾不能躬親政事疏弗躬全弗信正義曰此

云言王之政不躬而親之詩小雅節南山之篇詩註

則恩澤不信於眾民矣無忌不才讓其可乎請立

起也註無忌穆子名起無忌弟宣子也與田蘇游而

曰好仁甲蘇晉賢人蘇言起好仁好呼報反詩

曰靖丑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註靖安

也介助也景大也詩小雅言君子當思不出其位求

正直之人與之並立如是則神明順之致大福也

共

共

音界下及註同疏介助也景大也正義恤民為

德註靖其其位所以恤民疏靖共至恤民正義

君不獨治為臣以佐之君之與臣皆為恤民而

設之也能安靖共敬在其職位是其所以憂民也

直為正註正已心正曲為直正人曲參和為仁

德正直二者備乃為仁參七南如是則神聽之介

反或作三

福降之立之不亦可乎註言起有此三德故可立

詩曰至可乎正義曰詩小雅小明之篇言人能安

靖共敬以居爾之職位愛好正直之人與之共處於

朝則神明聽順之當助女以大福也既引詩文又述

其意能愛念下民是為德也正直已心是為正也能

以已正正人之曲是為直也此德也正也直也三者

和備是為一也人能如是則神明聽順之大福降與

詩經十九年刊

之田蘇是知人者也田蘇言起好
仁起必備此此行立之不亦可乎
老韓厥致仕晉侯謂韓無忌仁使掌公族大夫

為之師長疏為之師長正義曰無忌先為公族
大夫今言使掌是與諸公族大夫為師
長也○衛孫文子來聘且拜武子之言言

言而尋孫桓子之盟盟在成三年公登亦登禮
登階臣後君一等○後胡豆反下禮登至一等
文不後寡君同疏正義曰聘禮

公迎賓于大門內及廟門公揖入立于中庭納賓賓
又三揖至于階三讓公升一等鄭玄云先
亦欲君行一臣行言君先升一等然後
臣始升一等是禮登階臣當後君一等
相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禮

○相息亮反下駟相同
昔後如字徐胡豆反
今吾子不後寡君寡君未知

所過吾子其少安安徐也孫子無辭亦無悛容悛
悛改也○悛七
全反 穆叔曰孫子必云為臣而君過而不

悛亡之本也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委蛇順貌
詩召南言人臣自公門入私門無不順禮○委於危

反下同召謂從者也從順行衡而委蛇必折衡
上照反 衡而委蛇必折衡
橫也橫不順道必毀折為十四年林父逐君起本

詩曰至必折○正義曰詩國風召南羔羊之篇言太
夫賢者退朝而食從公門入私門委蛇委蛇然委蛇
順從之貌詩之此意謂順者也今孫子為臣而君自
處是橫不順道以橫道而為委蛇其人必將毀折不

萬曆十九年

得終其職位 ○楚子囊圍陳會于鄆以救之 註 晉會諸侯

○鄭僖公之為太子也於成之十六年 註 魯成公 疏

註 魯成公 ○正義曰杜必言魯成公者欲明非鄭成公也知非者以鄭成公成七年即位至襄一十年卒唯十四年無十

六年故也 與子罕適晉不禮焉又與子豐適楚亦不禮焉 註 子豐穆公子 及其元年朝于晉 註 鄭僖元年魯襄二十二年

子豐欲愬諸晉而廢之子罕止之及將會于鄆子駟相又不禮焉侍者諫不聽又諫殺之及

鄆子駟使賊夜弑僖公而以瘡疾赴于諸侯 註 傳 經所以不書弑

簡公生五年奉而立之 註 僖公子 ○

陳人患楚 註 楚圍陳故 慶虎慶寅謂楚人曰吾使公

子黃往而執之 註 二慶陳執政大夫公子黃哀公弟 疏 使公子黃往 ○正義曰於時楚師圍陳使公子黃往人楚軍也 楚人從之 註 為執

黃 ○為于 偽反 二慶使告陳侯于會 註 鄆之會 曰楚人執

公子黃矣君若不來羣臣不忍社稷宗廟懼有二圖 註 背君屬楚 ○背 音佩 陳侯逃歸 註 鄆會所以不書殺

經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夏葬鄭僖公 註 無名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燹 註 鄭子國稱人刺其無故侵蔡

萬曆十九年刊

Kitasato Memorial Medical Library

以生國患蔡莊公子○熒息正義曰此決舍之

入陳鄭有宿怨此時與蔡無怨晉復無命使侵無故
與師以生國患以其動而無謀故賤之釋例曰陳蔡
楚之與國鄭欲求親於晉故伐而入之晉士莊伯詰
及其侵蔡既無晉命又無直辭君死主少與師以求
婚於晉不能以德懷親以直報怨故二大夫異於于
產也陳之見伐本以助晉晉不逆勞而以法詰之得
盟主道理故仲尼曰晉為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為功
也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郟丘時

公在晉晉悼難勞諸侯唯使大夫聽命故季孫在會

而公先歸○邢徐音刑疏時公至先歸○正義曰

難乃旦反公以正月如晉此會之下

始云公至則晉侯適會公乃歸魯季孫蓋從

公至自晉無傳

莒人伐我東鄙

秋九月大雩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晉侯使士母來聘

傳八年春公如晉朝且聽朝聘之數晉悼復脩霸

業故朝而稟其多少復扶又反霸本亦疏晉悼

業故朝而稟其多少作伯音霸又如字疏至多少

萬曆十九年刊

無復定準今晉悼復脩霸業更合諸侯故公朝晉而
稟其多少如公朝者蓋亦非晉侯謙不敢在國約
束故出外合之又難煩諸侯使大夫聽命故為邢丘
之會以命朝聘之數數之多少傳亦無文據于太叔
悼公此命還同文襄耳非復別制法也 ○鄭羣公

子以僖公之死也謀子駟子駟先之夏四月庚辰辟

殺子狐子熙子侯子丁註辟罪也加罪以戮之 ○元

反又如字辟婢亦反註註辟罪至戮之 ○正義曰

同熙許其反徐音怡註辟罪釋註又也不直言殺

而云辟殺明是加誣以罪而殺之于駟知其謀已不

以罪殺恐動衆心故加誣以罪言其罪自當死非為

自解說也孫擊孫惡出奔衛註二孫子狐之子註疏二

孫子狐之子 ○正義曰賈逵云然 ○庚寅鄭子國子

耳侵蔡獲蔡司馬公子燮註鄭侵蔡欲以求媚於晉

子耳子良之子私言敗唯以獲告註疏 ○正義曰於時

鄭無蔡怨又無晉命鄭自發心侵蔡知欲求媚於晉

也獲其將必與之戰戰敗乃獲之不言敗者唯以獲

告不告也鄭人皆喜唯子產不順註子產子國子不順

衆而喜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

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

四五年弗得寧矣子國怒之曰爾何知國有太命而

有正卿童子言焉將為戮矣註太命起師行軍之命

○五月甲辰會于邢丘以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太

萬曆十九年刊

夫聽命季孫宿齊高厚宋向戌衛甯殖邾大夫會之

註晉難重煩諸侯故使大夫聽命鄭伯獻捷于會故

親聽命註獻蔡捷也大夫不書尊晉侯也註晉悼復

文襄之業制朝聘之節儉而有禮德義可尊故退諸

侯大夫以崇之疏晉悼至崇之正義曰禮卿不

而云尊晉侯者此有鄭伯在會自與晉侯相敵諸卿

不敵晉侯無罪不全也但欲尊晉侯無辭以見之

故敗大夫以尊之大夫非有罪也文二年晉宋陳鄭

四國之卿伐秦皆敗稱人尊秦謂之崇德其意與此

同也諸侯之卿皆敗而獨不敗季孫宿者文元年公

孫敖會晉侯于戚註云禮卿不公會公侯而春秋魯太

夫皆不敗者體例已舉故據用魯史成文是其義也

言儉而有禮德義可尊者難煩諸侯使大夫聽命亦

是有禮○莒人伐我東鄙以疆鄙田註莒既滅鄙魯

之事也○疆居良○秋

九月大雩旱也○冬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子駟

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子嶠子展欲待晉註待晉未

救子孔穆公于子嶠子游子子展子子罕子子子

駟曰周詩有之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註逸詩也言

小壽促而河清遲喻晉之不可待○壽音授或如字

兆云詢多職競作羅註兆下詢謀也職主也言既下

且謀多則競作羅網之難無成切○難乃疏兆云詢

義曰杜云北土詢謀也既卜且謀之多族民之多違族家也事滋無成滋益也民急矣姑從楚以紓

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敬共幣帛以待來者小國之道也犧牲玉帛待於二竟二竟晉楚界上○紓音舒共音

亦可不乎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國無信兵亂日

至亡無日矣五會之信謂三十年會雞澤五年會戚

又會城棗七年會鄆八年會邢丘○庇必利反又音亦數之者鄭伯雖身死耳其會與鄭同謀故數之

今將背之雖楚救我將安用之言失信得楚不足

親我無成晉親鄭鄙我是欲楚

不可從也言子駟不

不如待晉晉君方明四軍無闕八卿和睦必不

棄鄭四軍謂上中下新軍也軍有二卿

楚師遠遠糧食將盡必將速歸何患焉舍之

待晉不亦可乎子駟曰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

詩小雅孔甚也集就也言人欲為政是非相亂而不

戒○杖直亮反下同守手又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

反或如字下守官並註同言謀者多若有不善無適受其咎○咎其九反下

同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匪彼也行邁謀謀

於路人也不得于道眾無適從○詩曰至于道○正

義曰詩小雅小是

之三章也言謀事之失甚多是非相奪無可適從為

是之故其事用此益不成也發言詭訛而盈滿於庭

無能決當是非事若不成就誰敢執其咎責者如彼道

上行人每得入即與之謀意無所從為是之故用此

不得于正道也○匪彼至適從○正義曰鄭玄以

匪為非如非行邁之謀言止而不行坐圖遠近也杜

以如者如似他物故以匪為彼言如彼行人途值岐

路問其所從也鄭以行為道邁為行言道上行入杜

亦當請從楚駢也受其咎○駢于駢名○駢芳乃及

楚平使王子伯駢告于音○伯駢音太夫○駢扶駢

反曰君命敝邑脩而車賦做而師徒以討亂略蔡人

不從敝邑之人不敢寧處悉索敝賦○索盡也○做

天索悉各反討以討于蔡獲司馬燮獻于邢立今楚

來討曰女何故稱兵于蔡○稱舉也○女焚我郊保

郭外曰郊保守也○馮陵我城郭○馮追也○馮皮

同敝邑之眾夫婦男女不遑啓處以相救也○遑暇

也○啓跪也○跪其○疏○釋言文也舍人曰閒暇無事也

萬曆十九年刊

卷之三

三

李巡曰啓小勞也翦焉傾覆無所控告翦盡也控引也

芳服反苦貢反民死亡者非其父兄即其子弟夫人愁痛夫人猶人人人也

盟于楚孤也與其二三臣不能禁止孤鄭伯不敢

不告知武子使行人子員對之曰君有楚命見

之命亦不使介行李告于寡君介獨使也

李行人也介古賀反註而即安于楚君之所欲也

誰敢違君寡君將帥諸侯以見于城下唯君圖之註

為明年晉伐鄭傳見賢遍范宣子來聘且拜公

反或如字

之辱註謝公此春秋告將用師于鄭公享之宣子

標有梅註標有梅詩召南標落也梅盛極則落詩人

以興女色盛則有衰衆士求之宜及其時宣子欲魯

及時共誌鄭取其汲汲相赴標徐扶妙反又季武

子曰誰敢哉註言誰敢不從命今譬於草木寡君在

君君之臭味也註言同類譬本亦作辟歡以承命

何時之有註遲速無時武子賦角弓角弓詩小雅

取其兄弟婚姻無相遠矣賓將出武子賦彤弓彤

弓天子賜有功諸侯之詩欲使晉君繼文之業復受

形弓於王○形徒冬反 宣子曰城濮之役在僖二十

十八年○濮復扶又反我先君文公獻功于衡雍受形弓于襄

王以爲子孫藏藏之以示子孫○雍於用反藏如字徐才浪反句

也先君守官之嗣也敢不承命言已嗣其父祖爲

先君守官不敢廢命欲歸正君君子以爲知禮○形

弓之義義在晉君故范匄受之所謂知禮○疏形弓

○正義曰文四年甯俞來聘爲賦形弓甯俞不敢當

此賦形弓而宣子受之故解其意被以形弓當甯俞

故甯俞不敢受此賦形弓其義在於晉君非當范匄故范匄受之而爲知禮也

經九年春宋災天火曰災來告故書○疏天火至故

得則書史之常例於此須言告者公羊傳曰外災不書此何以書爲王者之後記災也曷爲或言災不書火大者曰災小者曰火然則內何以不言火內不言火者甚之也公羊此言不可通於左氏故杜明爲此註以異之

夏季孫宿如晉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成公母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無傳四月而葬速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

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戲

伐鄭而書同盟則鄭受盟可知傳言十有一月己亥

萬曆十九年刊

以長曆推之十二月無己亥經誤戲鄭地

○戲許疏

國伐鄭至鄭地正義曰成十七年夏公會尹子云云伐鄭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於時鄭實不服諸侯自同盟耳鄭不與盟也此註云伐鄭而書同盟則鄭受盟可知者此盟鄭與傳文分明不是準約同盟之意文始知鄭與盟也杜言此解經於盟不書鄭伯之意耳經若重序諸侯必當鄭伯在列但經已前且諸侯不復重序鄭伯不見故特解之以其伐鄭而書同盟則鄭與盟可知同盟之文足以包鄭故不復見鄭伯耳非謂因伐而同盟者所伐之國必與也柯陵之盟鄭實不服諸侯自相與盟非同鄭也文同事異不可執彼以難此此十年諸侯伐鄭同盟于亳城北其文與此同矣此經書十一月己亥同盟于戲傳言十一月己亥同盟于戲經傳不同必有誤而傳於戲盟之下更言十二月癸亥門其三月門己亥在癸亥之前二十四日經以長曆推之十一月庚寅朔十日得己亥十一月己未朔五日得癸亥故長曆參校上下已

亥在十一月十日又十一月五日有癸亥則其月得有己亥經書十一月誤也此誤者唯以一字誤為經誤也

楚子伐鄭

傳九年春宋災樂喜為司城以為政

樂喜子罕也

為政卿知將有火災繫戒為備火之政

義曰文七年及成十五年二傳言宋六卿之次皆云右師左師司馬司徒司城司寇其右師是貴故華元曰我為右師君臣之訓師亦可也然則宋國之前當右師為政卿今言司城為政以卿者蓋宋以華閱是華元之子以元有大功使閱繼其父耳子罕賢知故特使為政齊任管夷吾魯任叔孫婁皆位卑而執國政此亦當然也此傳有以為政者以為救火之政耳但從此以後歷檢傳又鄭人討賊宋人獻玉扶築臺之

萬曆十九年刊

誦削何成之賞皆是政卿之任故言為政卿也下晉侯云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是宋人自知天道當有火災故子罕素相戒勅為備火之政也自伯氏司里以十巷伯微官以上皆是子罕素戒之也其享祀之事是政卿命使伯氏司里伯氏宋大夫司里里宰之非子產也

疏伯氏至里宰○正義曰釋言氏里邑也李巡云里居之邑也是里為邑居之名也周禮五鄰為里以五鄰必同居故以里為名里長謂之宰周禮里宰每里下士一人謂六遂之內二十五家之長也此言司里謂司城之內民若今城內之坊里也里必有長不知其官之名周禮有里宰故以宰言之非是郊外之民二十五家之長也使伯氏司此城內諸里之長各率里內之民表公道以來皆使此伯氏率里民為火所未至徹小屋塗大屋大屋難徹就塗之陳

畚揭具

畚實籠揭土舉緹汲索缶汲器○音本

草器也揭九錄反緹古杏反汲水索缶方九反汲水器實其位反籠力東反舉音預汲音急索悉各反
疏畚實至汲器○正義曰說文云畚蒲器所以盛糧也宜二年註云畚以草索為之其器可以盛糧又可以盛土也論語稱焉山用簣是簣為盛土之器故以畚為簣籠也說文云揭執持也執持者執持此舉其臂如戟形故也共字從手謂以手持物也與畚共文畚是盛土之器則揭是舉土之物也緹者汲水之索儀禮謂之緹方言云自關而東周洛韓魏之間謂之緹關西謂之緹釋器云蓋謂之缶說文云缶瓦器所以盛酒漿亦謂之盥盥可以汲水故云汲器也易井卦亦謂取井水為汲也
備水器○音本
疏盆盥之屬○音本
疏盆盥之屬○正義曰周禮淩人春始治盥鄭玄云盥如甄大以盛水則盥是盛水之器知備水器者備盆盥之屬
量輕重○音本
疏計人力所任

○任蓄水潦積土塗巡丈城繕守備巡行也丈度

也繕治也行度守備之處恐因災作亂

○蓄本又作畜勅六反潦

音老守手入反註守備同巡行下孟

疏巡丈城○正義曰十丈為

大巡行其城以手度之故云丈城

表火道火起則從其所趣標表

之○標必使華臣具正徒

註華臣華元子為司徒正

徒役徒也司徒之所主也

疏華臣至主也○正義曰周禮大司徒掌徒庶

之正命小司徒凡用衆庶則掌其政教凡國之大事

致民是司徒掌役徒也言具正徒司徒里所使遂正所

納郊保奔火所註遂正官名也五縣為遂納聚郊野

保守之民使隨火所起往救之

疏遂正至救之○正義曰

此遂正當天子之遂大夫故遂大夫職云各掌其遂

之政令遂人職云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鄣五

鄣為六鄉外為六遂鄭玄云郊內比閭族黨州鄉郊外

鄰里鄣鄣遂遂異其名者示相變耳尚書費誓云魯

人三郊三遂然則諸侯之有鄉遂亦以郊內郊外別

之也郊內屬鄉者近於國都司徒自率之以入城矣

郊外屬遂者是郊野保守之民不可全離所守司徒

命遂正量其多少納之於國隨火所起而奔往救之

華臣直言其正徒不言其事者以是郊內之民共救

火百役即上畜水潦積土塗之類非唯救火而已若

郊保之民既遠故使隨火所起奔往救之直救火而

使華閱討右官官庇其司註亦華元子代元為右

師討治也元其也使其其官屬○閱音悅元○向戌討

左亦如之註何戌左師使樂遙庇刑器亦如之註樂

遙司寇刑器刑書之遙市疏

為司寇也恐其為火所焚當是國之所重必非刑器

器刑書也哀其為火所焚當是國之所重必非刑器

使民知之此言刑器必不在鼎當書於器物官府自

掌之不知其在何器也或書之於版號此版為刑器

使皇郎命校正出馬工正出車備甲兵花武守

皇郎皇父充右之後校正主馬工正主車使各備其

官○郎音云本亦作員音同校戶教反註同疏皇

出馬如字徐尺遂反下同守手又反下同疏皇

其官○正義曰服虔云皇郎皇父充右之後十世宗

卿為人之子太司馬椒也車馬甲兵司馬之職使皇

郎掌此事皇郎必是司馬也校正主馬於周禮為校

人是司馬之屬官也周禮司馬之屬無主車之官由

車車僕職皆掌車乃為宗伯之屬昭四年傳云夫子

為司馬與工正書狀是諸侯之官司馬之屬有工正

主車也國有火災恐致發寇故使司馬命此一官出

車馬備甲兵以防非常也傳言虎武守者甲兵器械

藏於府庫若令武庫使其守此使西鉏吾是府

武庫也此事輕於車馬故後言之

守註鉏吾太宰也府六官之典○鉏吾音魚疏鉏吾至

義曰鉏吾太宰傳無其文賈逵云然相傳說耳不知

其本何所出也周禮太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以佐

王治邦國一曰治典二曰教典三曰禮典四曰政典

五曰刑典六曰事典六官之典其載之於書故使其官守

官之典當謂六官之典其事載之於書故使其官守

劉炫以為府守謂府庫守藏今知不然者以百司府

藏已屬左右二師上華閱討右官官尤其司向成討

萬曆十九年刊

卷之三

六典唯貴財物劉以令司宮巷伯音景倣宮正義曰昭五年傳司宮奄臣

為府庫而祝杜非也巷伯寺人皆掌宮內之事倣宮音景倣宮正義曰昭五年傳司宮奄臣

楚子欲以平舌脰為司宮欲加宮刑以此知司宮奄

臣謂奄人為臣主司宮內周禮無司宮巷伯之官唯

有內小臣奄上士四人掌王宮之命正其服位鄭玄

云奄稱士者異其賢也奄人之官此最為長則官司

當天子之內小臣也周禮又云寺人上之主人五人

鄭玄云正內路寢也釋宮云宮中巷謂之壺孫炎曰

巷舍間道也王肅云今後宮稱木巷是巷若宮內道

名伯長也定宮內門巷之長也周禮內小臣其次即

有寺人故知巷伯是寺人也又以詩篇名巷伯經云

寺人孟子作為此詩故知巷伯寺人一也鄭以巷伯

為內小臣既無二師令四鄉正敬享註二師左右師

明文各以意說二師令四鄉正敬享註二師左右師

也鄉正鄉大夫享祀也疏二師至祀也○正義曰

周禮大司徒云五家為比

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

鄉大夫每鄉卿一人天子六鄉即以卿為之長此傳

云二師令四鄉正則別立鄉正非卿典之但其所職

掌當天子之鄉大夫耳周禮鄉大夫各掌其鄉之政

教正月之吉受教法于司徒退而頒之于其鄉則鄉

正當屬司徒此傳言二師命之者上文右師說右左

師說左則宋國之法二師分掌其方左右各掌其二

鄉并言其事故云二師令四鄉正也費誓云魯人三

郊三遂則魯立三鄉此云命四鄉正則宋立四鄉也

周禮鄉為一軍大國三軍宋是太國不過三軍而有

萬曆十九年刊

卷之三

七

皆應祭之也蓋火起始命之祭耳祝宗用馬于四墉祀盤庚于西門之外註祝太祝宗宗人墉城也用馬祭于四城以禳火盤庚殷王宋之遠祖城積陰之氣故祀之凡天災有幣無牲用馬祀盤庚皆非禮○墉本又作庸音同盤字亦作般步于反禳如疏註祝大至非禮○正義曰周禮太祝掌六祝羊反疏之辭以事鬼神祇祈福祥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特牲少牢士大夫之祭祀也皆宗人掌其事然則諸是祭神言辭太祝掌之禮儀宗人掌之故所有祭祀皆祝宗同行此事別命祝宗使奉此祭非鄉正所為也文承一師命下亦是二師命之不復言命者亦從上省文也用馬者以馬為牲祭於四向之城以禳火也禳卻也卻火使滅也盤庚湯之九世孫殷之弟十九王也自盤庚至紂又十一王而殷滅盤庚弟天乙是宋微子之八世祖也盤庚之為殷王無大功

德而祀盤庚者當時之意不知何故特祀之也祀盤庚不別言特明其祀亦用馬也城以積土為之上積則為陰積積陰之氣或能制火故祭城以禳火禮亦無此法也莊二十五年傳例曰凡天災有幣無牲用馬祀盤庚皆非禮言用馬祭城祭盤庚皆非禮也此幣火災所使羣官急者在前後故先伯氏司里次華氏具正徒次到陸正納郊保然後二十師總虎犀官先右後左尊卑之次也以刑器車馬甲兵與法國之所重故特命三官龍具其物先祭官備具救火然後及內故次司官巷伯人事既畢乃祭享鬼神故次敬享祀盤庚之事也晉侯問於士弱註弱士渥濁之子莊子○渥於曰吾聞之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何故註問宋何故自知天道將災對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味以出內火是故味為鶉火心為大火註謂火

萬曆十九年刊

正之官配食於火星建辰之月鶉火星昏在南方則

命民放火建戌之月太火星伏在日下夜不得見則

命民內火禁放火○味竹又反徐丁遺反出如字徐

如字又反疏謂謂火至放火○正義曰昭二十九年傳

賢遍反疏五行之官有木正火正金正水正土正立

此五官各掌其職封為上公祀為貴神謂能其事者

後世祀之火正之官居職有功祀火星之時以此火

正之神配食也五行之官每歲五時祀之謂之五祀

月命云其神勾芒祝融后土蓐收玄冥配五帝而食

其神矣而火正又配食於火星者以其於火有功祭

火星又祭之后稷得配天又配稷火正何故不得配

帝又配星也有天下者祭百神天子祭天之時因祭

四方之星諸侯祭其分野之星其祭火星皆以正配

食也火正配火星而食有此傳文其金木水土之正

不知配何神而食經典散亡不可知也周禮司燔掌

行火之政命季春出火民咸從之季秋內火民亦如
之鄭玄云火所以用陶冶民隨國而為之鄭司農云
以二月本時昏心星見於辰上使民出火九月本黃
昏心星伏在戌上使民內火故春秋傳曰以出內火
周禮所言皆據夏正故杜以周禮之意解其心味為
火之由建辰之月即月令季春之月日在胃昏七星
中南方七星有井鬼柳星張翼軫七者共為朱鳥之
宿星即七星也味謂柳也春秋緯文耀鉤云味謂鳥
陽七星為頸宋均註云陽猶首也柳謂之味味鳥首
也七星為朱鳥頸也味與頸共在於午者鳥之止宿
口屈在頸七星與味體相接連故也鶉火星昏而在
南方於此之時命民放火味星為火之候故於十二
次味為鶉火也建戌之月即月令季秋之月日在房
東方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箕七者共為蒼龍之宿釋
文云太辰房心尾也太火謂之太辰孫炎曰龍星明
者以為時候太火心也在中辰最明故時候主焉以是
故此傳心為太火九月日體在房房心相近與日俱
出俱沒伏在日下不得出見故命民內火禁放火也

火官合配其人蓋多不知誰食於心誰食於味也此傳鶉火大火共為出火之候周禮之註不言味者以味非內火之候故唯指天火以陶唐氏之火正闕伯解出內之文故其言不及味也陶唐氏之子傳曰居商丘註陶唐堯有天下號闕伯高辛氏之子傳曰遷闕伯於商丘主辰辰大火也今為宋星然則商丘

在宋地○闕於疏陶唐至宋地○正義曰史記五帝本紀云帝堯為陶唐氏是堯在天下以陶唐為代號也氏猶家也古言高辛氏陶唐氏猶言周家夏家也闕伯高辛氏之子遷闕伯於商丘主辰皆昭元年傳文也爾雅以大火為太辰是辰為大火也昭十七年傳云宋太辰之虛是太辰為宋星也闕伯已居商丘祀大火今大火為宋星則知宋亦居商丘以此明之故云然則商丘在宋地也釋例云宋商商丘二名一地梁國睢陽縣也傳曰陶唐氏之火正闕伯居商丘祀大火又曰宋太辰之虛也然

則商丘在宋或以為漳水之南故殷虛為商丘非也是由商丘所在不明故釋例與此註俱以闕伯明之

祀大火而火紀時焉註謂出內火時相土因之故商

主大火註相土契孫商之祖也始代闕伯之後居商

丘祀大火○相息亮反註祀大火至大火○正義

大火之星居商丘而祀大火也相土因之復主大火是商丘之地屬大火也然則在地之土各有上天之分周禮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皆有其存可言者十二次之分也星紀吳越也玄枵齊也九州中諸國之封域於星亦有分焉其書亡矣今其存可言者十二次之分也星紀吳越也玄枵齊也姬訾衛也降婁魯也大梁趙也實沈晉也鶉首秦也鶉火周也鶉尾楚也壽星鄭也大火宋也析木燕也是言地屬於天各有其分之事也鄭唯云其存可言不知其者本是誰說其見於傳記者則此云商主大

火昭元年傳云參爲晉星二十八傳云龍宋鄭之
星則蒼龍之方有宋鄭之分也又曰以害鳥祭周楚
惡之則朱息之方有周楚之分也昭七年四月日食
傳稱魯衛惡之去衛地如魯地則春分之日在魯衛
之分也又十年傳曰今茲歲在頤頤之虛姜氏任氏
實守其地則於時歲星在齊薛之分也又三十二年
傳曰越得歲而吳伐之凶則於時歲星在吳越之分
也晉語云實沈之虛晉人是居周語云歲在鶉火我
有周之分野是有分野之言也天有十二次地有九
州以此九州當彼十二次周禮雖云皆有分星不知
其分誰分之也何必所分能當天地星紀在於東北
吳越實在東南魯衛東方諸侯遙屬戌亥之次又二
家分晉左始有趙而韓魏無分趙獨有之漢書地理
志分羣國以配諸次其地分或多或少或鶉首極多鶉
火甚狹狹徒以相傳爲說其源不可得而聞之於其分
野或有妖祥而爲占者多得其効蓋古之聖哲有以
度知非後人所能測也○註相土至大火○正義曰
殷本紀契生昭明昭明生相土相土是契孫也本紀

云帝舜封契於商鄭玄云商國在大華之陽皇甫謐
云今上洛商縣是也如鄭玄意契居上洛之商至相
土而遷於宋之商及湯有天下遠取契所封商以爲
一代之大號服虔云相土居商丘故湯以爲國號案詩
肅書序註云契孫相土居商丘故湯以爲國號案詩
述后稷云卽有郟家室述契云天命玄鳥降而生商
卽稷封郟而契封商也若契之居商卽是商丘則契
已居之不得云相土因闕伯也若別有商地則湯之
爲商不是因相土矣且經傳言商未有稱商丘者則
例云宋之先契佐唐虞封於商武王封微子啓爲宋
公都商丘是同鄭玄說也傳言商主大火商謂宋也
宋主大火耳成湯不主火也宋是商後謂宋爲昭商
昭八年傳曰自根牟至于商衛是名宋爲商之驗釋
例曰商宋一地謂此商也相土商之祖者是湯之祖
亦宋之祖也堯封闕伯於商丘比及相土應商人閱
歷數世故云代闕伯之後居商丘祀大火也商人閱
其禍敗之釁必始於火是以日知其有天道也○註

萬曆十九年刊

春秋疏序

卷一

猶數也商人數所更歷恒多火災宋是殷商之後故

知天道之災必火○爨許靳反數所商人至道也

猶數也爨謂間隙也商人謂殷商之人為王之時數

其禍敗之爨必始於火言其政教有失將欲致禍

既開禍敗之爨必有火災應之也今宋是商後亦如

商世欲有禍敗必初始於火是以言日知其有天道

也然殷商不長商血必有火者以商是相土子孫相

傳唯如此而已亦不知爾公曰可必乎對曰在道國

時宋有失而此災言國無道則變亂亦殊故不可

亂無象不可知也必知公曰至知也正義曰公曰此事可必乎但

有怨失必致火乎對曰在其君之所行道耳

若時政小失天未棄之或下災異其覺悟或可常

有火災也若國家昏亂無復常象不可知也象謂妖

祥有所象似以戒人也國若無道災

變亦殊既無所象故不可必知也○夏季武子如

晉報宣子之聘也宣子聘在八年○穆姜薨於東

宮太子宮也穆姜淫僑如欲廢成公故徙居東宮

事在成十六年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六三三三艮下

艮上周禮太卜掌三易然則雜用連山歸藏周易二

易皆以七八為占故言遇艮之八○艮古疏至之八

根反○正義曰周禮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

藏三曰周易鄭玄云易者揲著變易之數可占者也

名曰連山似山之出內雲氣也歸藏者萬物莫不歸

而藏於其中也洪範言卜筮之法二人占則從一人

之言孔安國云夏殷周卜筮各異三法並卜從一人

之言是言筮用三易之事也太卜周官而職掌三易

萬曆十九年刊

春秋經傳集解

卷

然則周世之卜雜用連山歸藏周易也周易之爻唯
有九六此筮乃言遇艮之八二易皆以七八為占故
此筮遇八謂艮之第二爻不變者是八也撰著求爻
繫辭有法其撰所得有七八九六說者謂七為少陽
八為少陰其爻不變也九為老陽六為老陰其爻皆
變也周易以變為占占九六之爻傳之諸筮皆是占
變爻也其連山歸藏以不變為占占七八之爻二易
並亡不知實然以否世有歸藏易者偽妄之書非殷
易也假令二易俱占七八亦不知此筮為用連山為
用歸藏所云遇艮之八不知意何所道以為先代之
易其言亦無所據賈鄭先儒相傳云耳先儒為此意
者此言遇艮之八下文穆姜云是於周易晉語公子
重耳筮得貞屯晦豫皆八其下司空季子云是在周
易並於遇八之下別言周易知此遇八非周易也
史曰是謂艮之隨三三三三 震下兌上隨史疑占易遇
八為不利故更以周易占變爻得隨卦而論之

疏 震

下論之 正義曰震為雷兌為澤象曰澤中有雷
則天下之民慕其行而隨從之故謂之隨也史疑古
易遇八者為不利故更以周易占變爻其爻乃得隨
卦而論之所隨其出也 史謂隨非閉固之卦君必
速出姜曰亡 亡猶無也 亡如字讀 是於周易曰
隨元亨利貞無咎 易筮皆以變者占遇一爻變義
異則論彖故姜亦以彖為占也史據周易故指言周
易以折之 亨許庚反下同彖 疏 易筮至折之
變者為占 吐亂反折之設反 正義曰易筮皆以
此爻遇一爻變以上或二爻三爻皆變則每爻義異
不知所從則當總論彖辭故姜亦以彖為占此元亨
利貞無咎是隨卦之彖辭也史言是謂艮之隨者據

萬曆十九年刊

齊統

疏

周易而言故姜亦指言周易以折之也周易卦下之辭謂之為象象者統論一卦之體明其所由之主隨象云元亨利貞無咎者元長也長亦大也亨通也貞正也隨卦震下兌上以剛下柔動而適說故物皆隨之而不能大通於事逆於時也相隨而不為利正共適邪淫則災之道也必有此元亨利貞四德乃得無咎過耳無此四元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體仁足以長人嘉德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然固不可誣也是以雖隨無咎言不誣四德乃遇隨無咎明無四德者則為誣而相隨非吉事○長丁又反下同嘉德易作嘉會○疏言不至吉不誣四德者四德實有於身不可誣罔以無為有也如是乃遇隨卦可得身無咎耳明其無此四德而遇

隨卦者乃是淫而相隨非是善事故得隨必有咎也長美自以身無四德遇隨為惡其意謂隨為惡卦故云雖隨今我婦人而與於亂固在下位婦人卑於大夫○與音預而有不仁不可謂元不靖國家不可謂亨作而害身不可謂利奔位而姣姣淫之別名○姣反註同徐又如孚服○疏姣淫之別名○正義曰服氏同稽叔夜音效疏度讀姣為放效之效言效小人為淫淫自出於心非效人也今時不可謂貞有四俗語謂淫為姣故以姣為淫之別名不可謂貞有四德者隨而無咎我皆無之豈隨也哉我則取惡能無咎乎必死於此弗得出矣傳言穆姜辯而不德○疏元體至出矣○正義曰自幹事以上與周易文言正同彼云元者善之長此云體之長彼云嘉會足以合

萬曆十九年刊

卷之三

三

禮此云嘉德唯二字異耳其意亦不異也元者始也長也物得其始為眾善之長於人則為首為元元是體之長以善為體知亦善之長也亨通也嘉善也物無不通則為眾善之會故通者善之會也物得裁成乃名為義義理和協乃得其利故利者義之和也貞正也物得其正乃成幹用故正者事之幹也體仁以仁為體也君子體是仁人湛得與人為長體仁足以長人也身有矣德動其禮合嘉德足以合禮也以已利物義事和協利物足以和義也正而牢固事得幹濟貞固足以幹事也此四德者在身必然而固不可誣用也是以雖得隨卦而其身無咎今我婦人也而與於儷如之亂婦人卑於男子固在下位而有不可謂行之不可謂之元也不安靖國家欲除去季孟不可謂之元也作為亂事而自害其身使放於東宮不可謂之利也棄夫人之德位而與儷如淫姦不可謂之貞也有此元亨利貞四德乃得隨而無咎四德我皆無之豈當隨卦也哉我則自取此惡其身能無咎乎必死於此宮不能出矣 ○秦景公使士

惟乞師于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子囊曰不可當今

吾不能與晉爭晉君類能而使之○唯苦田反

舉不失選○得所選官不易方○方猶宜反

其卿讓於善○讓勝已者其大夫不失守○各任

其士競於教○奉上命其庶人力於農穡○種

日農收日穡○種日農收日穡正義曰農是力

穡稼者言如嫁女之有所生也穡愛也言愛惜而收

斂之也此文穡無所對故以農為種名其實農是營

田之名種○商上卑隸不知遷業四民不雜○疏民不

雜○正義曰齊語四民有士農工商此傳言其士競於教是說士也庶人力於農穡是說農也士農已說

唯有工商在軍故以卑諫賤官足成其句杜言四章
民不雜通上士庶為四非以卑諫工商為四也
厥老矣知螢稟馬以為政註代將中軍
范句少於中

行偃而上之使佐中軍註使句佐中軍偃將上軍註
詩照反下同

中行戶郎反註韓起少於欒廩而欒廩士魴上之使佐
上軍註鷹魴讓起起佐上軍鷹將下軍魴佐之註鷹註

反魏絳多功以趙武為賢而為之佐註武新軍將註
子匠君明臣忠上讓下競註尊官相讓勞職力競註當

是時也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君其圖之王曰吾既
許之矣雖不及晉必將出師秋楚子師于武城以為

秦援秦人侵晉晉饑弗能報也註為十年晉伐秦註
○饑音飢
又音幾
○冬十月諸侯伐鄭註鄭從楚也
庚午季

武子齊崔杼宋皇鄭從荀罃士句門于鄆門註為城
門也三國從中軍註鄭音專
衛北宮括曹人邾人從
荀偃韓起門于師之梁註師之梁亦鄭城門三國從
上軍
滕人薛人從欒廩士魴門于北門註二國從下
軍
杞人邾人從趙武魏絳斬行栗註二國從新軍行
栗表道樹註行栗如疏註斬行栗註正義曰行道也謂
云列樹以表道知此甲戌師于汜註衆軍還聚汜汜

鄭地東汜○汜

音汎

令於諸侯曰脩器備

兵器戰備盛

餽糧

餽音食

歸老幼

示將父師

居疾

于虎牢

諸侯已取鄭虎牢故使諸軍疾疫息其中

肆菁圍鄭

肆菁也菁過也不書圍鄭逆服不成圍

○皆主領反

徐所幸反疏○正義曰肆菁至成圍○正義曰肆訓為緩

恩赦罪赦諸侯之軍內犯法者服處以為放鄭囚案

傳未與鄭戰無囚可放設使有囚可放鄭人以戰而

圍鄭是號令之辭耳鄭人聞而逆服不成圍故也

鄭人恐乃行成○恐丘○中行獻子曰遂

圍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不然無成

荀偃也恐楚救鄭鄭復為之

○復扶

知武子曰許之

盟而還師以敝楚人

敝罷也

音皮

吾三分四軍

分四軍為三部○正義曰賈逵

為分四軍為三部杜以分為十一則一部人少不足

元敵故從鄭說分四軍為三部晉各一動而楚三來

欲罷楚使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

未病楚不能矣

愈於戰

艾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

從之勞○艾魚廢反又諸侯皆不欲戰乃許鄭

成十一月己亥同盟于戲鄭服也鄭服故言同盟

將盟鄭六卿公子駢子駢子發子國公子嘉子國

公孫輒子耳公孫蠆子驕公孫舍遭反

之子展及其大夫門子皆從鄭伯門子鄭之適

子○從才用反適丁歷反○門子鄭之適于○正義曰周禮

正室皆謂之門子鄭玄云正室適于也將晉士莊子

為載書莊子士弱載書盟書曰自今日既盟之後

鄭國而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

如違盟之罰公子駢趨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

國之間介猶間也○介音界註同猶間太國不加

德音而亂以要之謂以兵亂之九強要鄭○要一

強要下要人要盟音同強其文反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禋祀其民人

不獲享其上利夫婦辛苦墊隘無所底告墊隘猶

委頓底至也○款許今反墊丁念自今日既盟之後

鄭國而不唯有禮與疆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

志者亦如之亦如此盟○庇必荀偃曰改載書

子駢亦以所言載於策故欲改之公孫舍之曰昭太

神要言馬註 要言以告神 若可改也太國亦可叛也

知武子謂獻子曰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豈禮也哉

非禮何以主盟姑盟而退脩德息師而來終必獲鄭

何必今日我之不德民將棄我豈唯鄭若能休和遠

人將至何恃於鄭乃盟而還註 遂兩用載書○休許

○晉人不得志於鄭以諸侯復伐之十二月癸亥門

其三門註 門鄭門師之梁北門也癸亥月五日晉

果三分其軍各攻一門註 復扶 閏月戊寅濟于陰阪

侵鄭註 以長曆參校上下此年不得在閏月戊寅八

閏月十一月二十日疑閏月當為門五月五日

門合為閏則後學者自然轉凡為月晉人三番四軍

更攻鄭門門各五日晉各一攻鄭二受敵欲以苦之

癸亥去戊寅十六日以癸亥始攻攻輒五日凡十五

日鄭故不服而去明日戊寅濟于陰阪復侵鄭外邑

陰阪消津○閏月依註讀為門五日阪音反又扶板

註 以長至消津○正義曰杜以長曆推之此年無

閏故知此閏字當為門五又月當為日也晉人分

四軍為三番以三番為楚之備一番以攻鄭之門

一番而楚也楚不敢來鄭猶不取至明日戊寅濟于

陰阪復侵鄭外邑而後歸也鄭都消水之旁故知陰

萬曆十九年刊

春秋左傳

卷一

阪浦津也衛氏難云案以二十年朔旦冬至其年云
 閏月戊辰殺宣姜又二十三年云閏月取前城並不
 應有閏而傳稱閏是史之錯失不必皆在應閏之限
 杜登得云此年不得有閏而改爲門五日也若然閏
 月殺宣姜閏月取前城皆爲門五日乎秦氏釋云以
 傳云日分四軍又云十月癸亥門其二十門既言三
 分則三分攻門計癸亥至戊寅十六日番別攻門五
 日則五十五日明日戊寅濟于陰防下符合故杜
 爲此解蘇氏又云案長歷襄十年十一月丁未是
 十四日十月廿九年四月己亥是十九日據丁未至己亥
 一百七十七日計十年十一月之後十年四月之
 前除兩箇殘月唯置四箇整月用日不盡尚餘二十
 九日故杜爲長歷於十年十一月後次于陰且而還
 置例既十年有閏明九年無閏也
 陰口鄭地名
 子孔曰晉師可擊也師老而勞且有
 歸志必大克之子展曰不可
 傳言子展能守信

公送晉侯晉侯以公宴于河上問公年季武子對曰
 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
 沙隨在成十六年晉次
 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
 歲星十二年而
 一周天
 是歲星者以古今歷書推步五星金木
 行一度土三百七十七日行星十二度火七百八十
 日行星四百一十五度四者皆不得十一年而一終
 唯木三百九十八日行星三十三度十一而一終
 彊一週舉其大數十二年而一終故知是歲星國君
 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
 冠成人之服故必冠
 而後生子
 冠古亂反
 君可以冠矣大夫盍爲冠具
 武子對曰君冠必以裸享之禮行之
 裸謂櫛鬋也

萬曆十九年用

春秋疏

卷一

也享祭先君也。○蓋尸臘反。祿古。君也。○正義曰。

周禮太宗伯以肆獻裸享先王鬱人凡祭祀之祿事

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鄭玄云鬱鬱金香草也鬯酒

秬為酒芬香條暢於上下也築鬱金煮之以和鬯酒

郊特牲云灌用鬯臭鄭玄云灌謂以圭瓚酌鬯於

神也然則灌即灌也故云祿謂灌鬯酒也祿是祭初

之禮故舉之以表祭也周禮祭人鬼曰享故云享祭

先君也劉炫云冠以金石之樂節之。○以鐘磬為舉

是太禮當徧羣廟以金石之樂節之。○以鐘磬為舉

動之節以先君之祿處之。○諸侯以始祖之廟為祿

○祿他。○君冠至處之。○正義曰冠是嘉禮之大者

彫反。○當祭以告神故有祿享之禮以祭祀也國

君無故不徹縣故有金石之樂行冠禮之時為舉動

之節也冠必在廟故先君之祿處之也既行祿享祭

必有樂所言金石節之謂冠時之樂非祭祀之樂也

諸侯之冠禮士唯冠禮在耳其禮亦行樂於廟

而不為祭禮。○上無樂可設而唯處祿同耳。○冠必

加始加緇布冠次加皮弁次加爵弁公則四大戴禮

公冠篇於士三冠後更加玄冕是也案此傳文則諸

侯上二加冠也文王十三生伯邑考則十三加冠說

迎。○謂用天子禮則天子十一冠也晉語柯陵會道

武冠見范文子冠時年十六七則太夫十六冠也上

庶則二十而冠故曲禮云二十曰弱冠是也。○諸

侯至為祿。○正義曰祭法云遠廟為祿天子有二十祿

鄭玄云祿之言祿也超上去意也諸侯無祿聘禮云

不腆先君之祿是謂始祖廟也聘禮註云天子七廟

文武為祿諸侯五廟則祿始祖也是亦廟也言祿者

祿也而廟親待賓客者上尊者然則彼以始祖之尊

故特言祿耳昭元年傳云敢愛豐氏之祿大夫之祿

亦以祿言之是等之意也不待至魯而假於衛者及

諸侯賓客。○今寡君在行未可其也請及兄弟之國而

未散故也。○假備焉晉侯曰諾公還及衛冠于成公之廟。○成公

假備焉晉侯曰諾公還及衛冠于成公之廟。○成公

假備焉晉侯曰諾公還及衛冠于成公之廟。○成公

假備焉晉侯曰諾公還及衛冠于成公之廟。○成公

假備焉晉侯曰諾公還及衛冠于成公之廟。○成公

假備焉晉侯曰諾公還及衛冠于成公之廟。○成公

假備焉晉侯曰諾公還及衛冠于成公之廟。○成公

假備焉晉侯曰諾公還及衛冠于成公之廟。○成公

假備焉晉侯曰諾公還及衛冠于成公之廟。○成公

假備焉晉侯曰諾公還及衛冠于成公之廟。○成公

假備焉晉侯曰諾公還及衛冠于成公之廟。○成公

假備焉晉侯曰諾公還及衛冠于成公之廟。○成公

假備焉晉侯曰諾公還及衛冠于成公之廟。○成公

假備焉晉侯曰諾公還及衛冠于成公之廟。○成公

假備焉晉侯曰諾公還及衛冠于成公之廟。○成公

假備焉晉侯曰諾公還及衛冠于成公之廟。○成公

假備焉晉侯曰諾公還及衛冠于成公之廟。○成公

假備焉晉侯曰諾公還及衛冠于成公之廟。○成公

假備焉晉侯曰諾公還及衛冠于成公之廟。○成公

今衛獻公之會祖從衛所處

疏成公至所處○正義曰成公是獻公會

祖衛世家文也服虔以成公是衛之會祖即云祧

曾祖之廟也曾祖之廟何以獨有祧名王制大夫三

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為三鄭之豐氏豈得立會

祖之廟乎而亦謂之祧也杜意從衛所處意在排

說也以晉悼公速故言衛廟而假假鐘磬焉禮也

鐘磬其裸享之禮歸魯乃祭耳

楚子伐鄭與晉成故子駟將及楚平子孔子矯曰

與大國盟口血未乾而背之可乎子駟子展曰吾盟

陸云唯疆是從今楚師至晉不我救則楚疆矣盟

之言豈敢背之且要盟無質神弗臨也質主也

疏質主也○正義曰質之為主以意言耳無正訓也

晉云唯晉命是聽鄭云唯疆是從二辭俱以代神

也無心主也服虔云質成也所臨唯信信者言之瑞

也瑞符也善之主也是故臨之神臨之明神不

蠲要盟蠲潔也背之可也乃及楚平公子罷戎入

盟同盟于中分中分鄭城中里名○正義

音皮徐音彼中分並疏中分鄭城中里名○正義

如字徐音丁仲反疏日言入盟是入城也入城

而言盟地知楚莊夫人卒共王母王未能定鄭而

歸勞役晉侯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施恩惠余

輸積聚以貸輸盡也○積子賜反下同聚自

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散在民亦無

困人註不賈註公無禁利註與民共註亦無貪民註禮

讓行註所以幣更註不用牲註賓以特牲註務崇省註所景

反器用不作註因仍舊註車服從給註足給事也註行之

期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與爭註一駕二興六師

謂十年師於牛首十一年師於魚其秋觀兵於鄭東

門自是鄭遂服○期音基本亦

作暮向舒亮反

春秋左傳註疏卷第三十

